

聖

武

記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國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後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也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也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語

國家

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初

世祖

之定鼎也東南反側未靖故

命大學士洪承疇經

略五省而定南王孔有德狗廣西尙可喜耿仲明狗廣東吳三桂狗四川狗雲南皆以明故臣領所部綠旗兵

外藉其招徠內以佐禁旅之不逮迨南方略定洪承疇偕宗室託洛信郡王多尼率禁旅還京師其時孔

有德已遇害無後故惟畱三桂王雲南尙可喜王廣東耿仲明之子繼茂王福建繼茂卒子精忠襲封耿尙二藩所屬各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三桂藩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萬有二千丁口計數萬是爲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受朝廷恩禮亦最侈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取永明王于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四方精兵猛將多歸其部下計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設一佐領積五十佐領轄以左

右都統設前後左右援剿四鎮分十營每營兵千有二百以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胡國柱等爲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爲總兵方其入滇之始羽書旁午朝廷假以便宜雲貴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其所除授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徧天下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萬之二三桂謂邊疆未靖兵力難減于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一切仰諸江南緹則連章入告旣贏不復請稽核天下

財賦半耗于三藩御史郝浴楊素蘊慶陽知府傅宏烈
先後奏劾其不法而 朝廷固懷之以德晉封親王

子尙公主及康熙六年三桂始以目疾疏辭總管罷其
除吏之權而兵餉尙不貲又自以功高 朝廷終不

奪我滇益固根蒂爲不可拔踞桂王五華山舊宮爲藩
府增崇侈麗盡括沐氏舊莊七百頃爲藩莊通使達賴
刺麻奏互市茶馬于北勝州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
藏入滇者歲千萬匹假藩渠築城爲名廣徵關市權鹽
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重斂土司金幣厚自封
殖散財結士人人得其死力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

馬利器械水陸衝要徧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
爲額駙朝政纖悉旦夕飛報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
地及調兵往又稱寇遁挾邊防以自重而尙可喜老病
以兵事屬其子之信以酖虐橫于粵耿精忠以稅斂暴
于閩皆爲三方患方是時 聖祖親政數載春秋日

富習知中外利害與前代方鎮得失而尙可喜適有歸
老遼東畱子鎮粵之請蓋受制于其子之信不得已用
其客金光計冀見 上得自陳時十二年三月也部

議遂令其盡徹藩兵同籍三桂及耿精忠聞之不自安
亦于是年七月疏請徹兵以探 朝旨 上敕廷

臣議皆言滇黔苗蠻反側若徙藩必遣禁旅駐防勞費不如勿徙惟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等力請徙藩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議之仍持兩議 上念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利

又三桂子精忠諸弟皆宿衛京師諒無能爲變特允其請徙藩山海關外時三桂翼 朝廷慰留如明沐英

世守雲南故事及命下愕然卽與其黨聚謀陰勒士馬禁邊郵傳惟許入不許出及侍郎哲可肯學士傳達禮至滇三桂陽拜詔而屢遷行期反謀益急諒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于舉兵之名欲立明後以號召天下

則緬甸之役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始舉事復恐日久謀泄遂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執按察使以下之不屈者移檄遠近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蓄髮易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巡撫曹申吉貴州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賊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欲拒守而督標兵皆不爲用疾馳至鎮遠爲賊黨所遮死之有耶中黨務禮薩穆哈在黔督理移藩舟馬疾馳十二日至闕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徹藩者上不許惟馳

詔止閩粵兩藩勿徹先遣都統巴爾布等率滿洲

精騎三千由荊州守常德 命都統珠滿以兵三千

由武昌赴守岳州 命都督尼雅翰赫業席布根特

穆占修國瑤等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

昌諸要地聽調遣削吳三桂官爵宣示中外下其子應

熊及家屬于獄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

大將軍統師至荊州又以滇蜀接壤 命西安將軍

瓦爾喀率騎兵赴蜀而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三

桂亦遣其將王屏藩犯四川馬寶等出貴州湖南除夕

陷沅州明年正月賊將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柱等軍至

湖南提督桑額自澧州走夷陵巡撫盧震奔長沙奔竄巴爾布碩岱珠滿等兵于二月初旬至荊州武昌畏賊勢盛不敢進于是常德長沙岳澧衡二三月間先後陷賊且散布偽劄四出誘煽襄陽總兵楊嘉來以襄陽應賊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以桂林應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以四川應賊福建耿精忠聞之亦同時反數月而六省皆陷三桂以疏付哲爾肯傳達禮還奏而親赴常澧督戰驅土司苗獯助軍鋒伐黔楚山木造樓船巨艦鑄滇銅爲錢文曰利用轉川湖之粟以餉軍廣餌賊黨號召天下賊將吳應麒

踞岳州于城外濬濠三重設陷坑鹿角以拒步騎於洞庭峽口攢立梢樁以拒舟艦而澧州石首華容松滋皆布重兵爲犄角我兵雲集荆襄武昌宜昌諸郡無敢渡江撓其鋒者察哈爾科爾沁諸蒙古各請出兵馬從征討賊

詔同牧聽調又

命西洋人南懷仁多製

輕便火礮俾越山渡水以利行軍之用西藏達賴喇麻奏言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上嚴斥不許三桂以荆楚大兵扼其前乃使其將分道一由長沙窺江西一由四川窺陝西其江西之賊入袁州陷萍鄉安福上高與耿逆之兵合陷三

十餘城

上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順

承郡王分討岳州之賊

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

寇大將軍出江西又以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
師鎮江南以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
蜀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
軍由浙討閩孫延齡則 命尙可喜及總督金光祖
由粵東進兵討之且 諭岳樂以湖南一隅四方羣
寇所觀望今荊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
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荊州大兵即可乘
機進攻指揮甫定而是冬陝西有王輔臣之變初西安

將軍瓦爾喀等兵已克復漢中進抵保寧。會是秋賊將王屏藩復出兵斷我餉運。刼糧艘于略陽。截陸運于棧道。于是保寧之師退至廣元。缺餉兩月。總兵王懷忠標兵四千潰散。提督王輔臣陰生異志。遂唆其衆二千譟餉攻莫洛。于寧羌戍之降附于三桂。先是上命莫洛統綠營步兵先行。而貝子洞鄂率滿騎繼進。洞鄂遲延繞道。致經略孤軍遇變。及王輔臣所部兵逃散過半。輔臣僅偕數百人走秦州。洞鄂復不躡擊而徑回西安。致輔臣得據平涼。而漢中復陷于賊。三桂聞之急給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又令蜀將王屏藩吳之茂由漢中出。

隴西援應徧布偽劄所在響應土寇羌番蠭起時荊州夷陵赴援之兵及保寧引回之兵盡集西安 詔分

千人赴守蘭州千人赴守延安洞鄂及總督哈占皆畱兵西安不遣于是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邊臨洮慶陽綏德延安花馬池相繼失輔臣自踞平涼使其黨分據各郡隴右皆陷于賊惟甘肅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斬使繳劄故河西及陝西未全陷洞鄂督諸將復秦州進攻平涼張勇遣諸將復蘭延鞏諸郡自守鞏昌秦州以隔蜀賊隴賊相通之路 詔以張勇爲靖逆將軍便宜行軍 命輔臣子賁 敕

招撫輔臣雖具疏謝罪而負隅抗拒與洞鄂軍相持一年不下又旁煽寧夏標兵殺提督陳福上遣天津

總兵趙良棟自京疾馳赴寧夏是冬興安兵亦叛與漢中賊合十五年乃命圖海爲定遠大將軍往莅西

師貝子洞鄂以下咸受節制三桂方遣王屏藩譚洪吳之茂三路分犯秦隴欲與平涼賊合并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苗猓千人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于平涼城北奪其虎山墩斷賊餉道俯瞰城中以礮攻之輔臣懼遂率僞巡撫總兵等降王屏藩吳之茂屢爲張勇王進寶所敗遁還漢中固原慶陽諸郡

皆復

詔圖海畱陝而征南將軍穆占率滿兵及平

涼降兵移征湖南又以棧道運餉不易

敕諸將暫

緩進蜀但守險要分賊勢令大兵得專力湖南此十四
五年西路之形勢也初三桂以王輔臣之變欲由秦蜀
入犯親至松滋布賊船于虎渡口上游截荆岳大兵咽
喉揚言將決荊州夾隄灌城潛分岳州賊衆踞夷陵東
北之鎮荆山糾王會楊來嘉洪福掠穀城鄖陽均州南
漳欲以通興安漢中之賊會是冬王輔臣反正圖海張
勇四守要害安親王岳樂率兵復建昌廣信饒州
上命岳樂趨長沙而簡親王喇布移軍江西是時三桂

以兵七萬據岳州澧州諸水口以拒荊州江北之師以
兵七萬據長沙萍鄉醴陵以拒江西之師安親王乘三
桂西上時由袁州攻賊使奇兵由間道襲破其城遂由
醴陵攻萍鄉斬賊萬餘夏國相棄城走遂進攻長沙湖
南震動三桂既不得志于秦聞長沙急乃由松滋回軍
自將援長沙屯隔江嶽麓山使胡國柱守城中馬寶王
緒營城外掘重濠布鐵蒺藜列象陣盡調夷陵南漳諸
賊合力拒守上以賊并兵守長沙其湖口各路守
備必虛命荊岳兵渡江急進于是勒爾錦敗賊于
公安之虎渡口

虎渡口澧水入江處也

使察尼敗賊于澧州之太

平街尙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君山獲賊舟五十艘時賊
下游兵少望風潰遁苟官兵長驅則澧州常德湘陰迎
刃立解可以夾攻長沙而諸軍遷延不進又不力扼虎
渡口致松滋上游賊舟救至勒爾錦卽弃太平街不守
藉稱暑溽引還荊州尙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江湖
之險復爲賊據三桂復使賊將高大節等方略作高大節庭聞錄作
捷出醴陵萍鄉陷吉安以斷安親王軍後路簡親王
頓兵南昌不援屢 詔趣之始赴軍高大節驍果善
戰所將選鋒四千以少擊衆我師輒挫嘗以百騎奔我
軍于大覺寺輒斬將搃旗又以少兵奔大軍于螺子山

簡親王將軍希爾根皆倉卒奔營走賊入壘縱飲飽掠而歸會賊將韓大任搆之胡國柱大節怏怏死大任不敢出戰吉安遂爲我師所圍十六年春吉安糧且盡三桂遣馬寶王緒以兵九千來援大任疑不之信寶師至阻水城中寂然無一礮相應亦疑不敢進乃引還湖南喇布遣兵二萬追擊爲賊連敗夏四月城中賊宵遁皆步行渡河我師聞其鼓礮以爲劫營尙驚擾達旦不敢追擊于是大任復合上寇踞寧都樂安間乃詔江西綠旗兵聽總督董衛國調遣會閩粵王師數路告捷耿精忠尙之信先後反正大任走降于福建江西略定

三桂乃使胡國柱馬寶攻尙之信于韶使吳世琮攻孫延齡于桂林以圖兩粵其地皆與湖南相唇齒故賊急自救且圖牽制上命諸將專力湖南十七年安親

王復瀏陽復平江又招降僞水師將軍林興珠于湘潭而將軍穆占亦以陝西荊州精兵至拔永興茶陵攸縣鄒縣安仁興寧郴州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桂東十二城俱復詔簡親王進守茶陵時三桂年六十有七矣失陝西閩粵三大援至是又失江西大兵雲集湘湖間疆宇日蹙且軍興調發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供兵餉恐四方見輕情竭勢絀乃思竊帝號自娛其下

亦爭勸進以衡州當兵衝自長沙徙都之築壇南嶽之麓以十七年三月朔郊天卽位改元昭武改衡州爲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厯舉雲貴川湖鄉試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構蘆舍萬間爲朝房適大風雨潦草成禮而罷初十四年關陝之變四方騷動

上欲親征駐荊州就近調度議政王大臣以京師根本重地車駕遠出恐有譌言奸宄竊發固請止行至是上慨諸軍曠日持久復下親征之令王大臣復以賊勢日蹙無勞遠出爲請上未決會賊召同馬寶

王緒胡國柱等悉銳徧永興永興爲衡州門戶相距僅

百餘里賊所必爭。我都統伊里布副都統哈克山相繼戰歿。河外營壘爲賊據。前鋒統領碩岱等入城死守。賊三面環攻。晝夜不息。簡親王屯茶陵不敢救。穆占郴州遣兵來援。亦不敢進。城壞于礮。囊土補之。且築且戰。凡二十日。瀕危者數矣。八月二十一日。忽拔營去。則三桂已死。諸賊皆召赴衡州。是月。諸王奏聞。土始罷親征之議。初三桂舉兵。諸將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師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長淮。絕南北運道。或言宜出巴蜀。據關中。塞殺函。自固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萬全。不肯奔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卽下令諸將毋得過江。以爲

事縱不成可畫長江而國故用兵數載未嘗長驅東北及大兵四合境蹙身死諸賊聚謀不知所出夏國貴復倡奔滇之議謂爲今日計有進死無退生宜舍湖南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一陸軍出荆襄合蜀賊直趨河南一水軍下武昌掠舟艦順撼江左諸賊俱重奔滇馬寶首梗議蓋賊知是時南北俱已戒嚴大兵鼓行隨其前後縱冒死衝突無能爲也十月逆孫世璠自滇至衡始發喪僭號改元洪化迎喪還滇十八年正月大兵復岳州時貝勒尚善已歿以察尼赴岳代統其軍而貝勒鄂璉統舟師初岳州恃湖爲險賊糧皆取給于湘陰常德而

我舟師僅營于君山賊舟來往自如冬令水涸我樓船不能入而賊小舟得出沒湖中至是水師烏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皆造成共配兵三萬降將林興珠獻策請以其半泊君山截常德之道以其半泊扁山香爐峽布袋口諸處并沿九貴山立陸營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冬令水涸則決新堤灌水通舟水陸綿亘百里賊援兵不敢進吳應麒使其黨駕巨艦二百乘風犯柳林我水師掉輕舟飛越賊船礮毀其半又敗其衆五千于陸石口餉運不繼我軍又縱反間離其黨吳應麒以疑殺數將于是僞總兵三人以舟師降城中賊潰圍走常德

遂復岳州。岳州既復，諸賊震恐。勒爾錦亦率師自荊州渡江，夷陵、澧州之賊皆以舟師降。常德、長沙賊將皆弃城焚掠，遁安親王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穆占追敗國貴于永州。時湖南上游惟辰州之辰龍關與武岡之楓木嶺爲入黔要路，皆天險。吳國貴、馬寶踞武岡，胡國柱等踞辰州。安親王至武岡，攻賊於楓木嶺。廣西巡撫傅宏烈由後路斷其餉道，而大軍奮擊其前，礮殪吳國貴。賊潰遁，遣彰泰追敗之。遂復武岡。貝勒察尼攻辰龍關，徑狹，籌密僅容一騎。賊跨隘口立五營以拒。官兵相持逾年，始由間道襲破之。遂克辰州、沅州。

胡國柱走貴陽是爲湖南入黔滇之師是年吳世琮亦
敗死于廣西 命大將軍貝子賴塔由南寧進雲南
連敗賊將何繼祖衆二萬于安籠所于黃草壩安籠所
有石門坎天險賊奪于先聲忽一夕自相格殺疑我師
劫營天明潰遁我師乘之禽馘無算是爲由粵入滇之
師圖海孫思克皆密奏暫緩進漢中 上不許而提

督趙良棟王進寶皆自任取蜀十八年十月亦兩路出
師初漢中賊全仰四川兵餉自三桂死後賊謀日亂漢
中餉援不繼于是進寶復鳳縣武關王屏藩力不支弃
漢中走保寧我兵三路趨之十九年正月敗賊二萬于

城外錦屏山奪橋而進王屏藩自縊死生禽吳之茂等
乘勝復順慶而趙良棟由略陽進克陽平關渡白水江
復龍安浮渡明月江亦以是月克成都降其僞將軍以
下文武百餘又敗胡國柱于建昌而圖海亦復興安將
軍佛尼勒等復永寧復馬湖湖廣提督徐治都敗楊來
嘉于巫山復夔州復重慶四川盡復會是秋降賊譚洪
等復叛乃 詔王進寶留鎮四川而趙良棟以勇略

將軍兼雲貴總督統川師進擣是爲由蜀入滇之師十
九年三月 詔安親王岳樂久勞于外殲克強寇令
先率大兵之半凱旋其蒙古寧古塔烏拉之兵全返

上親勞岳樂于蘆溝橋如順治中勞信郡王之例以貝子彰泰代爲定遠平寇大將軍進取雲貴又以雲貴山地皆綠營步兵居前滿騎繼後特命總督蔡毓

榮爲綏遠將軍節制漢兵先進時勒爾錦奉命取

重慶中道徑返荊州上疏自劾召回京師詔

曰當吳逆初叛時卽選滿漢精兵命順承郡

王勒爾錦統之進討三月至荊州不乘賊遠來馬疲守備未固之時渡江扼險挫其鋒銳俾賊得以其暇據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孫延齡楊來嘉等相繼變亂老師數載無尺寸功惟安坐荊州

索督撫司道餽送其貝勒尙善察尼鄂爾等攻岳州奉
命以舟師斷賊餉道動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爲
詞迨長沙大兵已進尙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
留于江右貝子洞鄂失機于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
飭水師取岳州飭岳樂江西軍進攻長沙飭圖海陝西
軍速復平涼則彊宇幾不可問老師糜餉誤國病民情
罪重大在他人尙不可原况王貝勒等國家同休戚之
人乎其令議政王大臣等舉我 太祖 太宗軍

法嚴行議罪于是皆削爵籍產拘禁有差并將遲延逗
留失陷岳州之都統珠滿失陷鎮荆山之貝子準達失

陷太平街之前鋒統領伊勒都齊賊遁空營飾奏克復之都統巴爾都岳州飢賊潰圍步遁不能邀截之輔國公溫齊調援永興數月不赴之額駙將軍華善屢次敗遁縱兵騷擾詐病回京之將軍覺羅舒恕以及左都御史多諾兵部侍郎勒布等奉 命總理荊州大兵糧

餉擅遁回京阿範參贊江西軍務副都統綽克托隨征廣東托病回京回江寧皆罪之又 詔曰軍興數載

供億浩繁朕恐累民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條奏凡裁節浮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皆用兵不得已之意事平自有裁酌至滿

洲蒙古漢軍久勞于外，械朽馬斃，借貸買補，朕深悉其苦。其迅奏膚功，凱旋之日，所有借貸，無論數百萬俱令戶部發帑代還。朕不食言，昭如日月。其宣示中外，于是我軍士奮馬騰，十月湖南大軍自平越趨貴陽。吳世璠偕應麒奔雲南，降其文武僞官二百餘人。十一月復遵義安順、石阡、都勻、思南等府，使提督桑格據盤江之險。賊已焚鐵索橋而遁，乃令土司龍氏、沙氏結浮橋以濟師。降僞將軍李本深。二十年正月，賊將夏國相、高起隆、王會等擁衆二萬屯平遠西南山，又分兵萬餘據盤江西坡。坡天險斜徑螺旋而上，賊以象迎戰。我軍迫險見象，

卽驚潰蔡毓榮以紅旗督戰衆奔不能止死傷山積逾
二日毓榮整隊復進賊不能支棄險西走貴州盡復大
將軍貝子賴塔自廣西進滇亦屢敗賊與楚師會于曲
靖分隊前進二月抵雲南世璠使郭壯圖率步騎數萬
列象陣迎戰三十里外我貝子彰泰軍其左賴塔軍其
右自卯至午賊五却五進殊死戰象忽反踐其軍于金
汁河我勁騎左右衝之始大却進偏之城東歸化寺禽
斬殆盡自歸化寺列營亘碧雞關爲長圍數十里賊盡
移諸將家口于五華山宮城分門守禦誓必死數月臨
安永順姚安大理諸路僞總兵相繼降先是賊遣胡國

柱夏國相馬寶等犯蜀陷瀘敘建昌永寧馬湖諸府又
喊降將馬承蔭再叛于柳州譚洪彭時亨等再叛于川
東以分我兵力至是省城危急盡調川賊回救趙良棟
率諸將分路躡擊或死或潰降無一援兵得至滇城者
世璠復割地乞師于西藏達賴刺麻其書亦爲我軍所
得九月趙良棟之師自蜀至滇初長圍距城遠賊負固
抗拒數月不下良棟連踰三濠奪三橋直薄其城諸軍
從之皆薄城下圍之數重又于昆明池內橫筏施樓櫓
以斷接濟十月城中食盡援絕守南門賊內應啟門納
師世璠及郭壯圖皆自殺俘僞大學士方光琛僞將軍

夏國相馬寶等函世璠首獻闕下析三桂骸骨頒示海
內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趙良棟嚴禁軍士并簿籍藩
產以獻雲貴川湖地悉平班師 詔戶部發帑代償
軍士積負共費五百六十萬金有奇大赦天下 詔
曰當滇逆初變時多謂徹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
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徹豈因三桂
背叛遂諉過于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
與天下休息

臣源曰恭讀平定三逆方略而知其戰勝于廟堂者數
端一則不蹈漢誅鼂錯之轍歸咎于首議徹藩之人二

則不從達賴刺麻裂土罷兵苟且息事之請力申天討
三則不寬王貝勒老師養寇之罪罰先行于親貴四則
諭綠旗諸將等以從古漢人叛亂止用漢兵剿平
豈有滿兵助戰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奮
于陝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于楚揚捷施琅姚啟聖
吳興祚奮于閩李之芳奮于浙傅宏烈奮于粵羣策羣
力敵愾同仇又任岳樂傅喇塔于宗室拔圖海穆占碩
岱于滿洲一時開國宿將已盡諸臣不必皆三桂敵卒
能窮蚩尤于涿鹿覆豨布于荆吳其時亂起多方所在
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

楚急則調安慶兵赴楚河南兵移安慶又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接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屯太原以繼之閩警則調江寧江西兵赴閩浙調兗州兵赴江寧又調兵屯兗州以繼之使賊渠不得出湖南一步各邊雖亂而江淮晏然得以轉輸財賦佐軍興之急而賊惟以一隅敵天下餉匱財竭重斂勞怨遂臻瓦解且羽書絡繹命兵部于驛遞之外每四百里置筆帖式撥什庫各一以速郵傳更番代遞晝夜通行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至荊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蹤指示洞的

中窾遵命者罔不摧敵違機者罔不鈍衄用能指麾臂
使于數千里之外健行默運于八載一日之餘兵多而
民不擾餉費而賦不增至矣哉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古
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知覆蚩尤于涿鹿者
軒皇非力牧也禽狝布于荆吳者高祖非絳灌也江漢
常武績賴周宣鬼方三年克由殷武自古及今或以殷
憂啟聖或以道謀潰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
前聞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方十三年春吳三桂踞湖南也同時耿精忠亦變於福建孫延齡亦變於廣西十五年尙之信亦變於廣東迨十六年福建兩廣先後反正而三桂亦漸蹙孫延齡本定南部曲舊列於四藩故其亂亦附三藩之末蓋相波瀾相首尾云耿精忠者仲明孫繼茂子也順治三年

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尙可喜同定湖南旣而有德入廣西平南靖南同鎮廣東一府兩藩民瘁供億旋移靖南於福建備海寇時仲明已先卒子繼茂嗣康熙十年繼茂復卒子精忠嗣十二年平南

徙藩議起七月精忠與三桂繼之及是冬三桂反

詔精忠仍留鎮明年三月亦反福州自言其祖仲明入
山海關時與吳三桂有成約稱兵變服執總督范承謨
幽之以藩屬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三人爲
爪牙移檄遠近遂陷全閩分三路出寇養性出東路寇
浙之溫台處白顯忠出西路寇江西之廣信建昌饒州
馬九玉出仙霞嶺中路寇浙之金華衢州并連嚴州徽
州土寇沿海震動浙江總督李之芳聞變疾馳扼衢州
分兵守常山要路 上命平南將軍貝子賴塔赴浙
江定南將軍布爾根赴江西並 勅杭州鎮江水師

分防海口遣官賁勅赴閩招撫精忠留不遣答安親王
岳樂書語多狂悖上復使其弟耿聚忠賁敕往至

衢州拒不納

上乃命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

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赴浙進討是秋賊曾養性數
萬窺衢州李之芳直薄賊壘手刀督陣親冒矢石麾衆
越壕拔柵敗其衆乘勝復義烏湯溪壽昌又遣兵破賊
於金華紹興分飭各路嚴守禦勿迎擊十一月賊數萬
營衢城之西溝溪之芳乘夜突擣斬賊萬計賊奔寨遁
十四年康親王誓師金華破曾養性徐昌朝等賊數萬
於城外遣兵復處州而傅喇塔由土木嶺間道出茂平

嶺背破曾養性賊二十五營復黃巖曾養性走温州傳
喇塔轉戰至城外復大破之斬賊二萬養性墮馬浮水
逃入城濬濠增陴固守環溫皆水我軍不能陸攻久不
下衢州則馬九玉踞江山常山開化三縣連結數十寨
負山阻水與李之芳相持會十五年耿繼祚方再犯建
昌忽奔營宵遁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內患乃

詔康親王傳貝子徹圖溫之師直取福建初精忠起事
卽誘潮州總兵劉進忠同叛使躡廣東又約海寇鄭經
掠潮惠閩海澄公黃芳渡於漳執續順公沈瑞於潮及
江西大兵赴援廣東精忠復益白顯忠兵使犯建昌撫

贛以阻援粵之師與鄭經進忠狼狽相倚至是精忠與鄭經交惡經奪其漳泉汀邵諸府遂爲我軍所乘七月親王貝子合軍赴衢州時九玉賊數萬屯衢河之九龍山而分萬人營於大溪灘護輓運王貝子及李之芳議先奪其餉道乃擊破大溪灘之賊復江山縣卽以中秋夕遣兵涉河擣九玉營適遇其來襲之賊於江岸遽礮卻之賊營踞高壘複樁密魚貫而出不能驟返礮薄諸山下殲焉翼日乘勝火寨九玉僅以三十騎潰遁遂復常山長驅入仙霞關是時安親王岳樂駐軍江西亦使將軍希爾根擊敗白顯忠復建昌饒州使江寧將軍額

楚擊走徽州土賊復廣信白顯忠聞大軍入閩聲言將趨建陽斷大軍之後李之芳遣間說降其二裨將顯忠勢孤亦降精忠既失兩路兵而臺灣海寇復乘虛偪其後閩地半入鄭氏大軍至延平望風瓦解精忠不知所爲乃遣其子顯祚詣軍前獻總統偽印先害范承謨以滅口而後出降請隨大軍剿海寇贖罪曾養性聞之亦以温州歸順李之芳遣兵代剿江西玉山鉛山德興各賊先後禽斬并招撫土賊十餘萬十六年福建大軍逐鄭經回廈門盡復漳泉諸府劉進忠亦以潮州降福建略定是年貝子傅喇塔卒于軍以貝子拉哈達繼其任

初逆藩之變也。國初宿將已盡。惟安親王傅貝子曾從肅鄭二親王剿流賊于川楚。習戰陣。故兩軍最立功。浙閩人尤德傅貝子之紀律及貝子卒後。鄭經復連陷沿海郡邑。乃召劉進忠及海澄公黃芳泰赴京。巡撫吳興祚總督姚啟聖陸路提督楊捷水師提督萬正色分領綠營。共王貝子軍且剿且撫。事更棘於耿藩。二十年康熙王拉貝子始率禁旅還京師。語詳戡定臺灣記。尙之信可喜。長子也。康熙十年可喜年老。請以子之信佐理軍事之信。酗酒嗜殺。旣掌兵柄。卽營別宅。擅威福。可喜不得出一令。十二年夏。可喜用其客金光計。上書乞率

二佐領兵歸老遼東留子鎮粵冀得見

上自陳會

部議言藩鎮無乞休子襲之例應請全徹十五佐領兵六千丁口二萬餘回籍實爲滇變所由起可喜終無二志是冬執三桂使奏其言明年遣次子之孝討叛鎮劉進忠于潮并請以之去襲封

詔授之孝平南大

將軍而之信以討寇將軍協剿時叛者四起獨可喜一心王室十四年晉封親王督撫以下咸受節制廣東土賊蠭動可喜皆遣兵撲滅會進忠復結鄭錦掠潮惠祖澤清叛高雷三桂使馬雄偪肇慶廣東十郡失其四可喜東西受敵力不支且自陳臥病將不起急請江西大

兵赴援

詔將軍覺羅舒恕副都統莽依圖赴廣東甫至而之信從逆受三桂招討大將軍偽號易幟改服殺金光以兵守可喜府禁出入移檄郡縣使納款當是時惠州有尙之孝之軍高州有金光祖舒恕之軍肇慶有莽依圖之軍精銳不下二三萬足以合力制之信拒楚賊而總督金光祖陰受三桂偽劄卽引所部兵五千還肇慶阻舒恕及莽依圖兩軍勿剿賊并趣其引退於是藩屬總兵孫楷宗水師副將趙天元謝厥扶皆叛尙之孝勢孤不得不解兵柄還廣州之信遂大猖獗以礮擊舒恕軍於廣州舒恕走還贛莽依圖亦自肇慶走還

而光祖及巡撫佟養鉅并降於三桂。十五年春，可喜發憤死。三桂封之信輔德親王，趣其出師，索其助餉。又遣僞總督董重民代金光祖，僞巡撫馮甦代佟養鉅分守衝要。光祖之信皆復悔，密通款於江西大軍。十六年夏六月，唆舊督標兵譟餉，執僞總督董重民於肇慶，率軍民薙髮反正。七月，三桂遣馬寶、胡國柱出韶州攻之。會江西大軍已復吉安、南安，將軍莽依圖等遂復踰嶺，援韶州。韶居五嶺脊，爲江西、廣東咽喉，賊志在必得。莽依圖於城北敵衝，厚增土牆，夜則縋卒出城浚濠，通水并遣一軍據廣州餉道。自七月至九月，賊攻城不拔，乃據

河西斷我水運。又列營蓮花峰。俯瞰發礮。女牆盡壞。我兵退保土城。固守。會江寧將軍額楚援至。與城中兵夾擊。督標兵亦橫衝其陣。賊大潰。乘夜追斬無算。河西賊亦遁。餉運遂通。十月。追擊於樂昌之風門澳。三路仰攻。而搖兵間道襲其後。斬賊二千。於是叛鎮佟國卿以瓊州降。祖澤清以高雷廉三州降。并執送僞水師將軍謝厥扶。廣東亦略定。孫延齡者。定南王孔有德之壻也。順治初。有德殉難。廣西無子。惟一女名四貞。詔養之宮中。視郡主。食俸長適。延齡康熙五年。鎮守廣西。轄定南藩部。十二年。與部下都統王永年等互訐。奏命

大臣往勘延齡應坐罷免議是冬吳三桂反上以

廣西隣貴州特授延齡撫蠻將軍與巡撫提督守禦延齡既與所部都統不相能三桂以逆書誘之十二年二月延齡遂殺王永年等執巡撫馬雄鎮害之降於三桂未幾提督馬雄亦從逆於柳州廣西全陷延齡招致土寇參以舊軍分設五鎮每鎮兵二千騷掠遠近有傅宏烈者舊爲慶陽知府當三桂未叛時訐其不軌事於朝坐誣謫戍蒼梧及是欲集兵圖恢復思假其事權佯受三桂信勝將軍之職入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交趾界聯絡義勇得五千人遂移檄討賊從尙可喜軍

規復肇慶通款於贛大爲三桂所忌使馬雄害其家百
口於柳州然不能害宏烈宏烈以大義利害說延齡延
齡與妻四貞謀約宏烈往迓大軍至卽反正十六年宏
烈迓大軍於韶謂王師但進廣東爲聲援則廣西一面
宏烈可獨當之但當假以虛銜并頒給各土司印以便
號召 詔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俾增募
義兵便宜行事 命額楚守韶而莽依圖以兵八千

赴宏烈於廣西又 命尙之信分藩兵三千助之尙
之信不遣兵又不爲莽依圖具舟艦師久不集而馬雄
方與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遂獨領所部兵萬餘乘

機先進克梧克潯下鬱林所向克捷惟新兵皆無馬無大礮屢借於尙之信不應十七年二月莽依圖軍至乃進圍平樂距桂林百餘里則桂林已爲吳世琮馬寶所陷孫延齡被害賊水陸數萬來援平樂與我軍夾江而營賊渡江先犯綠營兵潰滿營隔漲潦不能救賊據河扼餉道莽依圖軍復退梧州旋就餉德慶所復郡邑皆陷于賊祖澤清復叛于高州粵東亦震 詔尙之信討祖澤清并選藩兵萬人及潮州標兵六千付福建都統馬九玉赴援廣西又 詔將軍舒恕自贛州額楚自肇慶兼程進皆未至宏烈孤軍踞梧十月賊數萬渡

左江來攻宏烈戰于賀戰于藤皆不利賊水陸三路偏
梧時三桂已死尙之信軍始赴援十八年正月宏烈莽
依圖合諸軍分布水陸乘賊犯城時三面夾擊賊大敗
走遂長驅復桂林而賊復圍馬永蔭于南寧承蔭馬雄
子也雄死後以南寧降至是賊圍攻數月幾陷莽依圖
等倍道援之賊悉銳依山列鹿角拒戰莽依圖使額楚
引前鋒兵衝之自與舒恕麾大軍進預伏兵山後截其
走路禽斬殆盡吳世琮負重傷僅以數十騎遁南寧圍
解廣西盡復宏烈請率所部兵隨莽依圖進取雲南
上壯其志許之命簡親王喇布代守桂林而承

蔭所部降兵皆桀悍十九年承蔭請以七千人分設七營部議止許五營于是降兵復變給宏烈登舟赴柳城而襲破其營執送貴陽吳世璠誘降宏烈罵賊死莽依圖再赴討以勁弩射其象陣象反奔賊陣亂鐵騎乘之遂大敗簡親王與總督金光祖軍亦分路敗賊俘承蔭至京伏誅蓋自延齡死後又三載而廣西始定初尙之信之降也仍懷兩端

詔趣其援宜章援韶援梧援永興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遣旋遁回廣州踞巢穴巡撫傅宏烈金雋先後劾其不法至是復爲護衛張士選張永祥都統王國棟首告

上命將軍賴塔以

兵赴廣州而

勅侍郎宜昌阿達之入京之信果殺

王國棟謀變爲賴塔兵所禽

詔賜自盡并究總督

金光祖袒庇不劾之罪而大軍入粵時啟可喜棺冠服

皆遵

國制故全家得歸旗籍耿精忠亦爲諸弟及

部將首其逆志

召至京師與劉進忠等皆磔死延

齡妻四貞以三桂義女存滇無恙後隨大軍還京師盡

籍閩粵藩產入官充軍餉除其苛稅與民休息其藩兵

悉撤回京師而閩粵荊州各設八旗兵駐防迄今爲定

制

臣源曰賈誼有言假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令樊鄴絳灌各擁數十城而王。雖今已殘亡可也。功臣五等不食實封。唐宋定制。百王不制。以定南之烈。平南之忠。靖南兩世之勛。舊專制一方。而子孫甥戚爭趨夷滅。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詎不信哉。聖

祖有言。邊疆提鎮將軍。久握兵權。常來朝見。則心知敬畏。如吳三桂耿精忠輩。皆以久不朝覲。遂生驕妄。前者廣西將軍馬承蔭跪受勅旨。其下驚曰。我將軍亦跪人耶。此兵權不可久握之明驗大哉。王言足以

綱九服。馭萬禩矣。昔三代之盛。有朝覲述職慶讓之典。有世子入學齒胄之教。有賜斧鉞始專征之制。然猶不

能繼世象賢削貶迭見況以黃口綺袴喜人怒獸功無
橫草生卽分茅未竟趙宣之澤已盈樂厲之惡卽使曲
沃不叛郿塢長享猶將毒痛於生民竭耗於國計者也
雖雖發於滇黔禍實芽於閩粵根深固則拔之也難疾
沉鋼則蘇之不易是用詳其剷除磨盪之功以見瘡痍
休息之所本同時京城有奸民楊起隆之變畿輔有河
北鎮總兵蔡祿之變蒙古有叛藩布爾尼之變餘霜漂
潦幻氣游魂無足述者

聖武記卷三

邵陽魏源撰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內六盟蒙古

蒙古諸游牧國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東三省地爲中國自中國而西回部而南衛藏而東朝鮮而北鄂羅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國亦皆城郭之國若乃不郭郭不宮室不播殖穹帳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準部青海諸部則然故史傳外夷皆以居國行國爲大界畫而游牧行國又以瀚海爲大界畫若漢匈奴賢王有左右一居東方以接濊貊一居西方以接氏羌而單

于庭直代雲中攘之則還于漠北至後漢而爲南單于
北單于再變爲東胡西胡三變爲柔然爲東西奚四變
爲東突厥西突厥五變爲內回紇外回紇上下數千年
離合絕續皆以大漠爲諸部之綱維于是乎左于是乎
右于是乎南于是乎朔其擴入叛圖列爲郡縣者惟唐
初蕩平突厥之地置定襄雲中等郡領于單于瀚海二
都護一時稱極盛而控御不久遼金置上京中京西京
諸道僅域于東西奚而未及河朔惟元起漠北奄有函
夏于漠南置大寧上郡興和大同等路于漠北置和林
行中書省以至西域青海皆分建諸王駙馬爲古今戎

索之一變明之中葉元裔由漠北入漠南于是邊防復
棘且其根柯盤固支條蔓衍爲今蒙古各部汗王環處
大漠故 高宗言三代以後惟元太祖裔至今不絕
云最其部類大分有四曰漠南內蒙古曰漠北外蒙古
曰漠西厄魯特蒙古曰青海蒙古四部中漠南內蒙古
接壤滿洲臣服最先至康熙初而漠北喀爾喀三部內
款及 親征準噶爾而青海諸部來庭於是三大部
蒙古皆混爲一家惟漠西厄魯特恃其荒遠抗衡狂突
至乾隆中始夷其疆域空其部落焉漠南漠北二部大
半出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嫡 帝室其西海則

元之旁支西域則元之臣僕至今惟通朝貢與稱外戚
甥舅者殊科因而區之以昭戎索

內札薩克蒙古六盟東四盟當盛京黑龍江及直隸邊
外西四盟當山西陝西甘肅邊外凡四十有八旗二十
有四部并歸化城土默特則二十有五東抵吉林黑龍
江界西至賀蘭山南界長城北距澣海絡雍冀幽并營
五州北境袤數千里明初悉攘諸漠北中葉復薦食漠
南邊患遂與明代相終始我朝龍興首臣科爾沁繼平
插漢即察哈爾于是諸部先後來庭有大征伐率師以從世
其封爵時其朝貢凡二十五部爲五十有一旗其制略

與在京內八旗蒙古等其朝覲分爲三班其會盟則若
科爾沁若郭爾羅斯若杜爾伯特若札賚特四部爲一
盟其盟所曰哲里穆其貢道由山海關若札魯特若喀
爾喀左翼若奈曼若敖漢若翁牛特若阿魯科爾沁若
巴林若克什克騰八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召烏達其貢
道由喜峰口奈曼或謂卽元史之乃蠻者非也乃蠻居
莫北之和林元太祖既平乃蠻始徙都之
與漠南無涉若土默特若喀喇沁二部爲一盟其盟所曰卓

索圖其貢道亦由喜峰口若烏珠穆沁若浩齊特若阿
巴哈納爾若阿巴噶若蘇尼特五部爲一盟其盟所曰
錫林郭爾其貢道由獨石口以上爲東四盟內蒙古若

四子部落若喀爾喀右翼若茂明安若烏喇特四部爲一盟其盟所曰烏蘭察布其貢道由張家口又鄂爾多斯一部七旗牧河套內自爲一盟其盟所曰伊克台其貢道由殺虎口以上爲西二盟內蒙古每三載盟會之期命大臣賁勅以往設正副盟長各一以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惟歸化城土默特向隸將軍都統及各廳同知不設札薩克故會盟集于本城不設盟長聽簡命大臣莅視其各部每旗事權皆掌于札薩克一人此外皆散秩其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公台吉等或以功晉封或以事襲無定員初元太祖

起漠北削平大漠東南建子弟親王世守之爲今內外
札薩克蒙古所自出而仲弟哈薩爾以射聞季弟勒格
圖以勇聞佐命功尤大今之阿巴噶阿巴哈納二部皆
勒格圖後也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
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善青海和碩特九部皆薩哈爾
後也又有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建庭和林支
裔繁布于漠南北若奈曼巴林敖漢蘇尼特烏珠穆沁
鄂爾多斯克什克騰喀爾喀左右翼九部皆其後也翁
牛特則太祖弟諤楚因之後札魯特及土默特右旗則
太祖十八世孫之後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爲大祖

功臣濟拉瑪之後餘皆元子孫皆以插漢部爲大宗其
歸 本朝也皆以林丹汗不道之故今不悉述述其
尤著者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得傳國璽于元小主子裔插漢
部于是蒙古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兩旗合上尊號改
元崇德是爲我 大清受命之始前此太祖天命中
臣服諸國除瀋陽遼陽得自明外餘若黑龍江五部長
白山二部東海三部扈倫國四部凡河東河西之地使
犬使鹿之邦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皆金代部屬語言
相同城郭之國非蒙古行國也其時已與科爾沁盟好

而與插漢搆斃插漢部者元之嫡裔大宗也初順帝北歸和林連易五主始去國號稱韃靼可汗皆在洪武之世永樂初本雅失里可汗爲阿魯台所立宣德中脫脫不花可汗爲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也先篡之不久部下仍立脫脫不花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稱正德中小王子尤強并青海及烏斯藏控弦十餘萬嘉靖中稍厭兵徙幕遼東邊外稱土蠻而分諸部落留西北邊其時邊防皆急河套青海及俺荅封西陲奠于是東部土蠻小王子裔數入寇邊患又中于薊遼故明世邊寇曰河套部河西部河東部西則今青海蒙古東

則今內札薩克蒙古套則今阿拉山及鄂爾多斯蒙古

也至西厄魯特則瓦刺王脫歡也先之裔明中葉後罕

入寇

或言厄魯特卽明之阿魯台者誤也阿魯台世與瓦刺相仇殺且一東一西部落判然厄魯特旣爲

瓦刺之裔安得復爲阿魯台之裔耶况阿魯台人名非部落之名也厄魯特之稱猶唐古特猶韃靼安得以人

名當之乎而北部喀爾喀蒙古隔于大漠終明世不見于史

云萬厯中我

大清兵起明人思用東部插漢小王

子

卽察哈爾

欲以敵

大清而要挾歲賞終無成效末年

林丹汗士馬強盛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
年來聘書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斯
汗致書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且恃其號勅馮陵諸部

諸部先後毆歸

大清請師援救天聰八年六月

太宗統大軍盡徵各部蒙古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漲晝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其庭林丹汗謀拒戰而所部解體遂徙其人畜十餘萬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離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于青海之大草灘我大軍全歸化城收其部落數萬而還明年其子額哲率所部奉傳國璽來降封親王位冠四十九旗貝勒之上其衆編旗安置義州額哲卒其弟襲爵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吳三桂之變徵其兵不至旋煽奈曼等部擁衆同叛詔以多羅信郡王鄂

札爲撫遠大將軍以大學士圖海副之率不附逆各部
蒙古兵進討四月師次岐爾哈台偵賊屯于達祿我軍
留輜重以輕騎進布爾尼設伏山谷間列陣以待我軍
先敗其伏兵進擊其大隊敗之布爾尼收潰卒戰復連
敗以三千騎遁爲科爾沁兵射死凡六閱月平空其故
地置牧廠隸內務府太僕寺而移其部衆游牧于宣化
大同邊外其八旗分東西二翼其旗內官地及與漢民
互市訟獄治以四旗廳及獨石口張家口豐鎮寧遠各
廳其本旗事務轄以都統等官而總隸于理藩院典屬
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外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

與各札薩克君國子民者不同其故地衰延千餘里
在獨石口張家口邊外又歸化城土默特者明順義王
俺荅之後也中爲察哈爾所滅我

太宗親征察哈

爾蹕歸化城降其部衆編爲二旗以其部長爲左右翼
都統并還其世所守順義王印而遣將軍貝勒岳託副
都統吳巴海駐其城鎮守之士默特酋博碩克圖之子
使喀爾喀陰與明通吳巴海邀斬其使崇德元年喀木
尼漢部葉雷等叛挈其妻孥亡去吳巴海率寧古塔科
爾沁兵追之數旬無所見遇宿雁三射其一雁負矢而
飛墮往取之見賊營遺火蹕及于溫多嶺獲其妻子葉

雷注矢將拒敵有狐起于前觸葉雷弓墜遂爲我兵所殲並誅其黨乾隆中並裁都統其旗務則掌之將軍副都統惟存輔國公世爵一不理事并設同知通判理旗民賦訟與京師內八旗蒙古相等而與插漢小殊故新疆各省駐防有察哈爾蒙古兵無土默特蒙古兵

科爾沁部在喜峰口外東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南界盛京邊牆北界索倫本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後明初置兀良哈三衛之一也後自立國曰科爾沁明洪熙間爲厄魯特所破東避嫩江以同族有阿魯科爾沁因號嫩江科爾沁以自別其札賚特杜爾伯特

郭爾羅斯三部皆科爾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皆屬插
漢部我太祖初年科爾沁與葉赫哈達烏拉輝發

錫伯卦爾察珠舍里納殷共九部之師三萬來侵攻赫
濟格城不下陳兵古呼山太祖親禦破之逾數年

復征烏拉部敗科爾沁來援之衆于是科爾沁與諸部
遣使來乞好天命九年插漢林丹汗以兵侵陵諸部諸
部或北徙瀚海依喀爾喀或東走依科爾沁科爾沁心長
插漢之我朝遂率之來覲自是爲不侵不叛

之臣天命十一年太祖崩太宗卽位科爾沁

謝圖汗遣使來弔曰恭聞強武英明大可汗上賓粵巴

台吉敢奉書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昔察希爾巴敦汗主四方握七寶數盡則必死雪山白獅子其力雖大限到亦死深海之內縱有諸寶無裨于龍王之死故成必有壞始必有終爾

皇考奮起孤憤之中並吞大小諸國爲一虎步中外是天之所豪宜返天上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爲不死

後嗣勉之矣是年始封科爾

沁粵巴台吉爲土謝圖汗天聰二年會大軍征插漢三年至八年凡四從征明十年各部前投喀爾喀者亦多請兵會攻插漢是年大軍蕩平林丹汗全部于是兩科爾沁及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喀喇沁土默特敖

漢奈曼巴林札魯特翁牛特諸部遣朝鮮國王書合詞
上 尊號改元崇德禮成冊功 詔科爾沁設札

薩克五賜親王郡王鎮國公爵有差二年從征朝鮮三
年從征喀爾喀四年從征索倫八年從征明及黑龍江
諸部順治元年偕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以兵從
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走流賊定京師二年以兵從
豫親王多鐸定江南三年復從討蘇尼特酋騰吉思敗
喀爾喀兩汗援兵七年復增科爾沁札薩克一康熙十
有三年科爾沁額駙沙津率各部兵討插漢酋布爾尼
之叛陣斬之盡平其部科爾沁從龍佐命世爲柿附與

國休戚

孝端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

孝惠

章皇后皆科爾沁女故世祖當草創初冲齡踐阼中外帖然繫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額駙尙主者八有大征伐輒屬橐前驅勞在王室非直親懿而已故順治十有一年 上以諸札薩克蒙古久不見

恐壅上下之情特

賜敕存問令有所欲請隨時奏

聞朕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世爲王屏藩百世而土謝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卓理克圖親王札薩克圖郡王四爵俸幣居二十四部之上

鄂爾多斯部在河套中東西北三面皆距河東西袤二

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首尾或五六百里三四百里秦
蒙恬所奪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爲塞而漢唐之朔方郡
也前代城堡邊牆故蹟棋布而花馬二池鹽與河東鹽
並行地宜馬駝有麥梁山鐵可爲兵河柳可爲筈赫連
元昊屢爲霸國形勝可戰可守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
蘇始居之爲鄂爾多斯濟農有九子分牧而處是爲今
鄂爾多斯七札薩克之祖明末苦林丹汗之虐糾合喀
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四萬于土默特之趙城
天聰九年大軍追林丹汗于額哲于黃河西未至鄂爾
多斯先邀與盟攘其部衆而獻千戶于我朝順治

初出兵隨英親王剿流賊于陝西康熙中會剿叛賊王
輔臣皆有功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至所部界

諸札薩克渡河朝

御營獻馬請設驛饋運出兵扈

蹕

上嘉其俗龍土沃牲牝獵嫻周覽形勢謂札薩

克等曰明人議河套畏爾蒙古如榻側臥虎亦其時無
人耳若今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我
何諸札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 上奈何出此驚
人之語耶本六旗至乾隆中滋息復增一旗設札薩克
七自爲一盟

國朝喀爾喀相繼歸誠名凡三曰舊喀爾喀卽編入八

旗之駐京蒙古也。曰外喀爾喀。卽漠北外札薩克四部蒙古也。曰內喀爾喀。卽喜峰口張家口外之內札薩克左右翼蒙古也。左右翼本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汗之子格喀森札賚爾居杭愛山。有子七。始號喀爾喀七旗。部族繁衍。分東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皆在瀚海之北。順治十年。中路台吉本塔爾與其土謝圖汗有隙。率千餘戶來歸。封親王。賜牧張家口外。列內札薩克諸部。是爲喀爾喀右翼。康熙三年。西路台吉衮布伊勒登以其汗爲同族所戕。部衆潰散。乃越瀚海來歸。賜牧喜峰口外。是爲喀爾喀左翼。此外蒙古同名者有

兩科爾沁同名同族惟別以地有兩杜爾伯特同名異族一內札薩克有三土默特其二部分左右翼異姓同牧左翼元臣濟拉瑪裔右翼元太祖裔其一部號歸化城土默特與右爲近族

臣源曰本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爲最盛木蘭者圍場之通稱也仲秋之後虞人效鹿鳴以致鹿曰哨鹿國語謂之木蘭因以名圍場云

自順治初

世祖出張家口獨石口外行獵次上都

河入古北口爲塞外秋獮之始康熙中蒙古諸部獻其牧地規爲圍場自是歲舉蒐狩車攻馬同以師兵爲營衛凡內外各札薩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獵星羅景從逮

驅雨合而天子親御王弧止齊步伐三驅田禽寘綏遠於訓武其圍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周千有餘里卽元代上都遼金中京上京之地明代烏梁海韃靼諸部游牧旁薄雄奧理大物博天所以嚴

聖武歟其合圍周環以柵八旗各一營規高處爲卡倫每營各五卡倫守以官兵統凡圍場六十餘所每歲

車駕行獵或十餘圍或二十圍無定數云康熙三十

年圍場在多倫泊

出古北口三百餘里

泊南有彙宗寺以綏黃教

四十八部部各一刺麻住持

御製寺碑謂諸部在

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及四十年始建避暑

山莊於承德府之灤河。土名熱河在多倫泊東南距京

師更近。乾隆嘉慶歲歲舉行。惟雍正十四載中無之。正

中于多倫泊西南造善因寺專而今上繩武。

世宗不舉秋獮者二十餘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外四盟蒙古

瀚海絕地中央莽亘數千里天以界中外漢唐兵力盛時或能有漠南從無兼有漠北者有元一代始以和林終以和林和林者大漠之北杭愛山之南鄂爾坤河之西北同紇舊建牙之所自古北匈奴所庭也爲瀚海王氣之區故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者畱牧其地苗裔亦獨盛他部其子十有一分徙漠南者旣爲敖漢奈曼巴林札魯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鄂爾多斯九部之祖其季子格呼森札賚爾畱故土析衆萬餘分授七子爲七旗分左右翼又爲喀爾喀各部之祖

及其孫阿巴岱赴唐古特謁達賴刺麻請藏經歸漠北
部衆智而汗之遂世號土謝圖汗并其族車臣汗札薩
克圖汗而三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東界黑龍江西
界厄魯特北界鄂羅斯南盡瀚海我 太宗崇德元

年旣平漠南插漢部遣使宣捷于喀爾喀喀爾喀來聘
且請絕明市 命賚貂服朝珠弓刀金幣二年貢異

獸名馬甲冑貂皮雕翎及鄂羅斯火鎗同部弓箠鞍轡
阿爾瑪斯斧元狐白鼠裘以謝 詔定制歲獻白駝

一白馬八日九白之貢順治三年蘇尼特部騰機思

太宗之額駙也與睿親王不合五月率所部北投喀爾喀

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合兵三萬迎之并掠巴林部人畜。命德豫親王多鐸爲揚威大將軍往征。六月師至噶爾察克山。騰機思等屯于衮噶魯臺。聞風遠遁。令外藩郡王滿朱習禮副都統明安達禮追及于歐克特山。大破之。斬其台吉毛噶。迎下嫁格格。還我兵渡土臘河。復追之。禽其家口輜重牲畜十餘萬。八月自土臘河擊敗土謝圖汗兵二萬。次日復敗碩雷汗兵三萬。皆斬獲無算。馬疲班師。四年札薩克圖汗上書代解。書不稱名詞。又踞睿親王讓之。五年騰機思復來歸。喀爾喀各汗亦奉表請罪。詔各遣子弟來朝。補九白之貢。盡。

歸所掠巴林人畜不奉詔十二年三汗始遣子弟來乞盟

詔賜盟宗人府設札薩克八仍分左右翼康熙二十三年左翼土謝圖汗攻右翼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構兵又與準噶爾儉

上遣使偕達賴刺麻使往

平之初喀爾喀世雄漠北及中葉專倭刺麻習梵唄懈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陵蔑遂爲厄魯特覬覦二十七年噶爾丹大舉入其庭再戰再北三部落數十萬衆瓦解先後東奔或議令四十九旗蒙古攘取之

上不

忍乘其厄發倉給畜滂沱沛澤三十年

駕出塞外

受其朝大會閱于多倫泊卽元上都地也

上以新

附衆數十萬宜訓以法度前期檄內外札薩克各蒙古
皆豫屯于多倫泊百里外 車駕發 京師軍臨

多倫泊上三旗親軍營居中八旗前鋒營二護軍營十

火器營四共十六營分二十八汛

御製彙宗寺記
日多倫泊者清淑平

曠饒水草而內外薩札克之來
朝者道里適中故期會於此 各環 御營而峙傳

諭內外蒙古移近 御營五十里不得入哨內

屆期陳鹵簿御帳殿于網城南受朝賜燕次日 上

躬擐甲胄大閱嚴申約束土謝圖汗等具疏請罪宣勅

諭分三十旗爲左右中三路割內蒙古水草地俾游牧

近邊仍畱其汗號與內札薩克各旗同列噶爾丹旣并

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犯近塞
車駕再親征殄

噶爾丹而反喀爾喀于漠北加封有功諸台吉增編爲
五十五旗屯田于鄂爾昆河左右并徵其兵防秋于阿
爾泰山雍正九年以固倫額駙策凌奮擊準噶爾功又
增賽音諾顏部授札薩克分轄各旗共前三部爲四部
共七十四旗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烏里雅蘇臺
及科布多駐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鎮撫之
參贊大臣
三人一駐科布多二駐烏雅蘇
臺其一以蒙古王公台吉爲之
凡外札薩克之兵各統
以將軍大臣喀爾喀四部之兵統于定邊左副將軍杜
爾伯特新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科布多參贊大

臣舊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兵統于伊犁將軍青海各部之兵統于西寧辦事大臣有事聽將軍大臣奏調視內札薩克之兵卽統于各部汗王者不同而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皆歲徵蒙古兵換防屯牧一如出征專闔之制視東三省歸化城伊犁卽以駐防將軍兼轄者亦不同故定邊左副將軍節制四汗八十二旗及金山天山間烏梁海等數十部爲邊外第一重鎮其與鄂羅斯互市之道由東庫倫西庫倫二驛達于恰克圖而以楚庫河爲中外界其會盟分四路土謝圖汗部二十旗爲中路居士臘河左右境其盟所曰罕阿林車臣汗部二十三

旗爲東路居克魯倫河左右境其盟所曰巴爾和屯札
薩克圖汗部十七旗爲西路居杭愛山以西境其盟所
曰畢都里雅賽音諾顏汗部二十旗兼轄厄魯特二旗
爲北路居翁金河北境其盟所曰齊爾里克每會設盟
長一人副盟長一人其貢道均由張家口今不具述獨
述賽音諾顏部蓋太祖十八世孫圖蒙肯之裔也初明
世喀爾喀刺麻紅黃二教爭圖蒙肯申黃教西藏達賴
刺麻賢之授賽音諾顏之號其旗仍隸土謝圖汗三傳
至善巴世牧塔密爾河在杭愛山之西鄂爾坤河之北
卽元和林地氣鍾河山隆隆天啟康熙三十年善巴從

弟策凌幼自塔密爾河隨母來京師見奇 聖祖敎

養內廷四十五年授和碩額駙尙純懋公主卽所謂超
勇親王定邊左副將軍授大札薩克以功配享 太

廟者也五十四年率所部赴推河隨北路大軍禦準噶
爾五十九年隨大軍由阿爾泰山分路進大斬獲于布
拉罕焚其糧于烏闌呼濟河禽宰桑百餘 詔授札

薩克雍正元年封多羅郡王二年徹北路大軍偕同族
親王丹津多爾濟各以副將軍畱防阿爾泰山策凌連
年從軍習漠北山川險易憤喀爾喀爲準夷凌藉銳自
磨厲練猛士千隸帳下爲親兵又以準賊恃馳突而喀

爾喀無紀律節制每游獵及止營皆以陣法部勒萬衆森嚴如對壘由是賽音諾顏一軍雄漠北九年隨順承親王錫保討噶爾丹是冬與丹津合兵敗準賊六千于鄂登楚勒殪其驍將晉封和碩親王賚白金萬授喀爾喀大札薩克十年六月準賊三萬復深入內犯乘策凌出師未歸襲其游牧舊帳于塔密爾河策凌在途所乘馬忽人立嘶風而蹶俄飛騎報警策凌大怒卽斷髮截馬鬣誓天兼程間道歸救大戰于森齊泊又大戰于鄂爾昆河斬賊大半語具雍正征厄魯特記

晉號超勇親王錫黃帶分土謝圖汗所滋息之二十一旗隸賽

昔諾顏部而于所畱之十六旗增四旗爲二十仍隸土
謝圖汗部復以策凌轉戰不得歸游牧被賊躪 詔
官給馬牛羊各數千白金五萬并城塔密爾河易廬帳
爲宮室如京師賜第以重藩衛佩定邊左副將軍印進
屯科布多授盟長便宜行事初準噶爾欺喀部兵不競
屢闖其庭如出入無人之境及再爲策凌所挫孕重墮
殞始駭不敢窺塞十二年冬奉表請和 詔移科
布多軍于察罕瘦爾召策凌來京師準噶爾請以阿爾
泰山爲厄魯特游牧界杭愛山爲喀爾喀游牧界策凌
議不許必以額爾齊斯河及阿爾泰山爲界而空其中

爲間地準夷亦不從乾隆二年準噶爾貽策凌書稱爲
車臣汗議地界策凌獻其書并己所答書策凌有二子
陷準部中是冬使哈柳復至語及之欲以動策凌策凌
厲詞拒折哈柳無以難遂定議毋踰阿爾泰山蓋自雍
正末年與準夷議界策凌凡三至京師賊憚其威重卒
從所議于是喀爾喀西陲拓地千餘里十五年薨

詔以王奮身血戰再挫天驕震威絕徼爲國家長城特
敕配享太廟創蒙古諸藩未有之典并視怡賢親

王例崇祀京師賢良祠 賜諡曰襄建碑紀功烈

御製輓詩稱其不必讀書知大義每于臨陣冠三軍

云乾隆二十年王師征伊犁而有喀爾喀徹驛之變由車臣汗部郡王青滾雜布煽之自十六驛至二十九驛一時盡徹羽書中斷遂回舊游牧擁衆叛是時伊犁未平蒙古復變中外幾震動策凌世子成衮札布嗣父爲定邊左副將軍首檄各部兵赴剿并請哲卜尊丹巴刺麻宣諭各喀爾喀大義遂復臺驛通軍報統師邁進俘賊獻京師于是伊犁兩路之師得一意西討無內顧憂而其弟車布登札布在伊犁軍中以三百騎倍道馳至集賽禽其宰桑奪船渡伊犁河追達瓦齊于格登山又首發阿睦爾撒納逆謀告將軍班第又以數百騎奔大

軍先進敗準部逸賊數千于和落霍斯山盡禽渠首

詔晉親王旌以其父超勇之號錫金黃帶入覲圖形
紫光閣尋代兄鎮烏里雅蘇臺兼議政大臣父子兄弟
三爲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漠北數千里閱閱威名二百
年未之有也而成袞札布子那旺多爾濟尙固倫和靜
公主亦從征臨清石峯堡有戰功世長朔漠世翰西陲
功名追衛霍忠貞符日磾 本朝外藩勛戚之盛內
蒙古推科爾沁部外蒙古推賽音諾顏部

臣源曰禹分天下爲九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聲教
朔南所暨說者謂北距大漠不能越乎其外周禮職方

以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特居九服之四而疆以戎索近
在汾晉更何遠問絕漠哉故說四海者信東南疑西北
或以并涼滇蜀皆產鹽異腹地因以斥鹵池澤爲海或
謂西不盡流沙因以瀚海所界爲海海者晦也荒忽無
常謂之荒服至我朝而龍沙雁海之圖萬潼億羣

之民獨峯駝無尾羊之部奔湊萬里臣妾一家內隸理
藩院旗籍司及王會司視功大小以區承襲之等差酌
途遠近以定朝貢之疏數其間氣英靈鞭撻沙磧與國
爲旗常帶礪與國爲干城腹心洵哉九州之表有奇傑
六經之外有事功者矣其附庸于喀爾喀者又有北屬

國二亦游牧而非元裔一曰烏梁海卽兀良哈在烏里雅蘇臺之北俄羅斯之南舊役于厄魯特乾隆蕩平始歸王化其所置佐領分屬定邊左副將軍者二十五札薩克圖汗部者五賽音諾顏部者十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者三一曰科布多橫亘于準喀二部東西之間南依阿爾泰山北界俄羅斯參贊大臣治之其地則擴于康熙其人則安插于乾隆有新土爾扈特有新和碩特有杜爾何特有輝特有札哈沁有明阿特有阿爾泰烏梁海皆準夷舊部所徙故一地而隸之者七種彷彿西南之有青海焉乾隆二十三年定邊左副將軍成袞

札布奏言新附烏梁海人如山獸河魚止可聽其行走
難盡束以法律大凡有命無不食生若順其性則不勞
防範而亦省兵餉大哉言乎尤百世御要荒者之鵠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

青海厄魯特蒙古賀蘭山厄魯特蒙古

青海古西海郡在西寧府西三百餘里其水周七百餘里羣山繞之瀦而不流蒙古語曰庫克淖爾又謂之察罕託羅海。蒙古謂青曰庫克海曰淖爾故名又海中有二島一曰察漢一曰拖羅海故以此名其南百里又有鹽池非此海也環海居者皆番族分左右二境下界海岸上界湟水其地西回疆南衛藏北玉關表延二千餘里至京師五千餘里本漢時鮮水諸羌也唐以前爲吐谷渾唐末并入吐番于是崇佛成俗始隸于衛藏明置西寧河州諸衛領以番酋授以國師禪師之號不相統屬以渙其勢其後一并于套酋俺答再并于厄魯特固始

汗一作顧實汗

于是始變爲蒙古和碩特者舊本四厄魯特

之一也準噶爾治伊犁杜爾伯特治額爾齊斯河土爾

扈特治雅爾

卽塔爾巴哈臺地

而和碩特自烏魯木齊徙治青

海然青海分部而處亦雜有四厄魯特之衆惟和碩特

設札薩克二十有一爲元太祖弟哈薩爾之裔與內札

薩克科爾沁等八部同族十九傳至明末固始汗自西

域入據青海分部衆爲二翼子十人領之除分附察哈

爾一旗及分牧阿拉善山一旗外餘八家皆爲青海和

碩特蒙古其土爾扈特四旗準噶爾綽羅斯二旗輝特

一旗則出元太師脫歡之後分牧西域

國朝始置

其降衆于青海惟杜爾伯特十四旗留科布多之東不居青海又有喀爾喀一旗大刺麻察罕諸們汗一旗雖居青海而同牧別族其餘則統稱曰厄魯特云我

太宗崇德中固始汗強盛擊敗唐古特藏巴汗遣使自塞外通貢并請發幣存問達賴刺麻順治初又導達賴刺麻入覲 詔封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賜金冊印弓矢甲冑順治十三年卒是爲 國朝通青海之始

亦爲青海厄魯特之始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蠶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寇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築

邊牆以限內外六年復將入寇十四年爲王輔臣所煽
復犯河西皆奉達賴刺麻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
出塞蓋于中國尙僅羈縻也十六年準部噶爾丹襲殺
西套鄂齊圖汗青海和碩特諸台吉懼挈帳數千避居
大草灘漸爲內附之始十七年噶爾丹將侵青海懼中
國甘肅關外兵斷其後乃遣密使與諸台吉議婚欲使
貳中國而歸己二十九年大軍敗噶爾丹于烏闌布通
青海諸台吉附達賴刺麻表上尊號卻之是年十月出
使西域學士達瑚郎中桑格歸至嘉峪關外爲西海番
羅卜藏所刼提督孫思克聞報卽遣游擊朱應祥計誘

其宰桑質于關內始反我始臣別遣將士擣其巢穴斬
馘四百餘盡奪所有以償前掠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
獲青海通噶爾丹使遣使宣諭諸部集盟于察罕托羅
海告以鄂齊圖汗世仇約共禽噶爾丹時有善巴陵堪
布蓋達賴所遣理青海蒙古事務者也與諸台吉等集
盟壇遣使賀捷三十六年春 上視師寧夏 命

額駙阿刺布坦等宣諭青海青海諸台吉約四月朝行
在 詔秋後入覲京師十二月大閱玉泉山陳軍容
以示之 詔封固始汗子達什巴圖爲和碩親王餘
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羣臣以綏服青海全部請上尊

號不許自後青海始爲近藩時策妄那布坦將圖西藏
惡諸台吉內附詭請討青海前助噶爾丹罪 詔斥

之三十九年唐古特拉藏汗襲殺第巴而準部兵侵青
海掠駝馬 詔西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兵會青海

右翼嚴備并集諸台吉定盟而策妄那布坦兵已襲西
藏察罕丹津謀誘其兵至青海迎擊之賊不敢至五十
六年撫遠大將軍 皇十四子允禩統兵西寧集兩

翼主公台吉宣諭各率所部送裏塘達賴刺麻入藏五
十九年蒙古兵從大軍大敗準噶爾于西藏新達賴登
位 詔留兵二千屯青海以備準夷及雍正元年

王師平羅卜藏丹津之叛于是令土爾扈特旗綽羅
斯特旗輝特旗喀爾喀旗察罕諾門刺麻旗皆各自爲
部不得復屬和碩特以分厄魯特之勢又不設盟長以
西寧辦事大臣蒞盟自後青海始同內地語詳雍正征
厄魯特記
漸削弱矣而野番特強今日蒙古之畏野番猶昔日回
民之畏厄魯特而青海之邊防又一大變

賀蘭山厄魯特者俗所稱阿拉山蒙古也阿拉山卽賀
蘭山亦名阿蘭善山皆語音之轉地在河套以西東寧
夏西甘州南涼州北瀚海袤延七百餘里至京師五千
里山陽爲內地山陰爲蒙古游牧漢北地武威張掖三

郡西北境唐吐番宋西夏明爲邊外地 國初厄魯

特種類蕃盛分牧套西者謂之套夷駐牧青海者謂之

西海諸台吉其駐牧天山北路者謂之北厄魯特各有

部長當青海盛時并屬于固始汗其後惟北厄魯特佩

強猾夏自取侮亡其部衆先降者在青海則有游牧之

綽羅斯特土爾扈特各旗在喀爾喀之西科布多之東

者則有烏闐烏蘇之厄魯特二旗烏闐烏蘇在鄂爾
昆河左右拜達

里克河之杜爾伯特十四旗皆北厄魯特之裔拜達里
克河在

科布多之東而青海套西二厄魯特尤密邇內地初固

始汗兄子曰鄂齊圖汗游牧套西而固始汗季子巴延

阿玉什生子十六其四人居青海其和羅理等十二人亦牧套西是爲二部分地之始順治初鄂齊圖汗遣使入貢且請助攻喀爾喀其後康熙十六年準部噶爾丹娶鄂齊圖女旋以兵襲殺鄂齊圖破其部遣使獻所俘弓矢甲冑詔卻之于是西套厄魯特潰散或投西藏或被虜歸伊犁而和羅理族避居大草灘廬帳萬餘守汛吏驅之不去并有準噶爾逃人數百從之騷近邊詔宥其飢困竄掠之罪和羅理等求達賴刺麻表請甘州東北之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善卽古賀蘭山陰者賜其游牧以距邊六十里爲界詔許之是爲

阿拉山厄魯特游牧之始二十七年噶爾丹侵喀爾喀和羅理族人前陷準部中者乘準夷與喀爾喀戰挈千衆脫走來降

詔徙之歸化城以避準噶爾和羅理擅留之三十年懼討分道叛遁先後爲官兵禽斬三十一年和羅理悔罪乞降

詔仍牧阿拉山其族人屢

爲準噶爾誘唆輒蒙恩赦宥和羅理以所部數離叛難約束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廷議徙之烏喇界

上以治蒙古貴服其心不在地之遠近其仍游牧阿拉山地給札薩克印編一旗置佐領封郡王一鎮國公二自是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三十五年隨大軍敗噶爾丹

于昭莫多明年

上視師寧夏復請從戎四十二年

復有額濟內土爾扈特人來降

詔編置一旗與阿

拉善同收雍正二年

王師定青海廷議以阿拉山

屏蔽寧夏和碩特舊游牧山後近歲或徙山前請

敕札薩克郡王阿寶部衆歸牧山後自後遂與青海分

部乾隆中大軍剿準回二部及討蘭州石峰堡逆回輒

以所部爲軍鋒故阿拉善兵稱虜雄晉爵親王初河套

有花馬鹽池鄂爾多斯部據之套西有吉蘭鹽池阿拉

善王據之其法皆于兩池置官收稅聽蒙古漢人轉運

不問所之暗符劉晏之法而套內之鹽不如套西鹹潔

故甘肅民食花馬小池鹽者十之三食阿拉善池鹽者
十之六陝西民食亦居其三駱駝牛騾運負繹絡吏恐
侵潞鹽引地止許運至皇甫川云

臣源曰青海古之西戎卽雍州織皮昆侖析支渠搜之
地秦漢以後諸羌繁衍一變爲吐谷渾再變爲吐番三
變爲厄魯特蒙古部落屢易非復古之氏族考漢置河
西四郡隔絕南羌斷匈奴右臂明初建重鎮于甘肅以
北拒韃靼南捍諸番中葉後北部得越塞南入與番族
相通邊患遂棘 本朝開國初首撫固始汗以通西
藏兼捍甘涼湟洮諸邊故雖以準夷之猖獗終不敢越

西陲而犯青海豈非扼吭拊背明效哉數十載來青海
蒙古日弱番族日強故西海諸部畏西番如狼虎防秋
官兵昔常離番以制蒙古者今反衛蒙古以捍番盛衰
好還殆有運數而國家之撫馭亦張弛隨之或曰
青海諸部自奉刺麻黃教故殺獐稍劑而雄武亦替惟
阿拉善部富強甲西陲而虎符箠使馳驅旄鉞則霜露
所漸靡也

康熙 親征準噶爾記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漠南蒙古、

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元太祖國人稱之曰成吉思汗，成或

作欽，或作青。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太師及

也先瓦刺可汗之裔，是爲厄魯特。四衛拉蒙古，衛拉即瓦刺之

音轉國初惟漠南蒙古早結和親，而喀爾喀厄魯特兩大

部皆雄長西北，間通使問，爲寇順治中。王師方定，

中原未遑遠略，於是厄魯特吞噬西北，日漸强大。初厄

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曰都爾伯特，牧額爾

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即塔爾巴哈臺曰和碩特，牧烏魯木

齊和碩特固始汗於明末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其喀木之地綽羅斯特則據伊犁兼脅旁部與喀爾喀鄰勢俱張甚康熙中綽羅特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爲準噶爾汗旋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殺車臣汗兼有四衛拉特復南摧同部城郭諸國盡下之威令至衛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犁東徙帳阿爾泰山并使杜爾伯特部衆屯田且耕且牧以峙其食會喀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扎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部內鬩我朝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

爾丹使其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嫚罵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喀爾喀探之無其事。守備懈而噶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千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爲意也。二十七年夏。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其帳。游牧刺麻從中應之。土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旦台吉拒戰大敗。傾國東走。途遇我使臣張鵬翮等往俄羅斯經其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遣使乞援。卽揚言大國兵來救。已於是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噶爾丹知我兵

不爲喀爾喀也復踐之并擊破其鄰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刺麻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帳于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衆盡棄牲畜帳幙分路東奔于九月投漠南款關乞降 聖祖命尙

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并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暫借科爾沁水草地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 上敕其率衆西歸還喀爾喀侵地

噶爾丹旣兼有回部青海漠北則益驕蹇不奉 命

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二十九年以追喀爾喀爲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

烏爾會河

疑卽烏爾匝河在克魯倫河之北下流入
鄂羅斯境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內
尙書阿爾尼

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貪
利爭取陣遂亂反爲厄魯特所敗乘勝東趨內札薩克
蒙古地方是時
朝廷已平三藩定隴蜀收臺灣和
鄂羅斯天下無事
聖祖以噶爾丹勢熾旣入犯其
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故地游牧也六月集大
臣于朝下詔
親征
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

全爲左翼

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安北大將軍

恭親王常寧爲右翼出喜峯口右翼兵遇賊烏朱穆秦

戰復不利收軍準噶爾遂乘勝長驅而南

烏珠穆秦亦
內蒙古部落

之一在盛京西界距古北口九百餘里秦一作沁深入烏闐布通距京師七百

里乃止右翼兵改

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

其歸路八月朔我撫遠軍遇賊于烏闐布通噶爾丹遣使來言追喀爾喀仇人闖入中國汛界非敢妄行請執土謝圖汗及其弟哲卜尊丹巴大刺麻界我卽當班師翼日我軍進擊大戰于烏闐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以濕氊環列如柵士卒於垛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陣以火器爲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礮頽且仆陣斷爲二步騎爭先陷陣左翼兵又遶山

橫擊遂破其壘賊乘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刺麻濟
隆來軍卑詞乞和奏聞詔速進兵毋墮賊計

而噶爾丹不俟報卽拔營由克什克騰部之什拉穆楞
河載木橫渡越大磧山宵遁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逾
數日我師輕騎追之已不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頂
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疏謝罪科爾沁土謝圖親王謀
羈畱之而噶爾丹逸不止且盡失負駝無輜重狂奔絕
漠而北沿途飢踣死亡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時

上偶不豫自博洛河屯回鑾諸將不及奉進止而歸
化城西路兵及科爾沁諸蒙古兵以奉裕親王講和之

令遂不復邀擊信郡王劾裕親王不乘勝追剿反檄止
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竄逸 上以功過相兼薄其

罰有言科爾沁土謝圖親王通于噶爾丹陰縱之去者

上亦不之疑也八月班師回

鑾明年

駕

出塞于獨石口外多倫泊

泊在熱河西北三百里距獨石口二百五十里

御製

多倫泊彙宗寺碑曰斯地川原平衍去官牧場甚

受喀

遇而諸部在瀚海龍堆之東西北者道里適中

爾喀各汗台吉之朝以其三部爲三十七旗今滋息爲八十二旗

比內札薩克蒙古建彙宗寺以安其刺麻是年噶爾丹

與達賴刺麻率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祁之三十年戶

部以大兵征準噶爾糜餉浩大請捐輸糧草准作貢監

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應升先用及免保舉各例于次年三月停止大學士伊桑阿等以臣服喀爾喀請上尊號不許三十一年以前征準噶爾時火銃便利立火器營朝鮮國王進烏銃三千桿

詔永免朝鮮黃金及

藍青紅木棉等貢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男婦接踵至者幾二千將軍費楊古遣兵迎詰且遏之詔責還其使三十三年約噶爾丹來會盟不報

而遣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

巴大刺麻益急且害我使臣

時噶爾丹兄子策妄拉布坦爲噶爾丹所迫遣使入

貢故我遣使報之

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歸已科爾沁土

謝圖親王等以聞。上以前此烏闐布通之役賊幾

可滅我師坐失機會欲復致其來一戰覆之乃密令復

書偽許內應而預調士馬芻糧以待三十四年噶爾丹

果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克魯倫河在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境

內其水流入黑龍江侵掠至巴顏烏闐自秋徂冬踞之不去亦不

犯漠南遣使往激之賊令使者徒步歸且大言借俄羅

斯烏鎗兵六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

國故佯假西洋火器以張其軍其實俄羅斯并無意助

寇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入送死也明年春

上復禡牙親征。皇太子畱守京師命將軍薩布素

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過其衝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
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 上親統

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皆赴瀚海而北約期夾攻沙磧
不宜車乃畱大礮惟駝子母礮以行每駐營 上親

拊士卒相水草軍行瀚海泉溢芻生五月遂由科圖進
偏賊境而東路軍尙未至西路軍亦奏言賊盡焚草地
我軍迂道秣馬糧運阻雨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餒困乞

上緩軍以待途次復有傳鄂羅斯助兵之信大學

士伊桑阿等力請回鑾 上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

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注

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擊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有言宜先遣使告以駕至俟其驚擾而後乘之者

上命諸皇子議之定

計遣使噶爾丹尙不信登北孟納蘭山望見

御營

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入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遂

命領侍衛內大臣

馬思哈搜討巴顏烏闌近地

上親率前鋒追之三

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

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

之糧以濟西師賊奔馳五晝夜中途欲拒戰于拖諾山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重及槩渾脫無算適我西路兵邀之于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卽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嶺千仞如屏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賊我師飢疲馬僵其半士多徒步費揚古等議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卽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

茂薈可設伏先遣前鋒兵四百且戰且卻誘賊至昭莫

多左右翼步騎皆據山陣于東餘沿土臘河陣于西

河出肯特嶺下游會鄂爾坤河流入俄羅斯遵上所授方略各兵皆下

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以綠旗步兵居

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矢銃

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

趙氏記謂以拒馬木

擁于後示必死云云按拒馬木皆列于前所以制敵驍

之衝突卽衛青武剛車自環之意準夷強敵非此不能

遏之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賊冒矢礮鏖

戰自未至酉不退日暮費揚古命左右翼勁騎一橫衝

入陣一襲其後輜重賊始敗潰乘夜追北三十餘里天明

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并

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

唐書同紀君曰可汗

妃曰可敦或作哈屯者音轉也顧哲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

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于礮噶爾丹以數十

騎遁捷奏至御營命費揚古畱防科圖護喀爾喀

游牧地上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

而還次歸化城躬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享士獻

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口辯有膽

氣兼能漢語上賜之潼酒使奏技音調悲壯歌曰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

使歌我欲走兮無路。嗚乎黃河以北。奈若何。嗚乎北
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王師之出也。分五營。

上居中爲御營。諸

皇子分統左右翼。每翼各二營。

皇四子雍親王

統左營及班師也。

皇長子統後營。爲殿。六月。駕至

京師。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
犁舊部落盡爲兄子策妄阿布坦所并。自阿爾泰山以
西。皆非已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同
部青海哈薩克皆隔絕。叛去。至是。欲西歸伊犁。則畏策
妄阿布坦之逼。欲南投烏斯藏。則道遠不能至。欲北赴

鄂羅斯而鄂羅斯拒不受徘徊無計乃與諸台吉議思
就糧翁金河翁金河者與推河相近在阿爾泰山之東
我師兩路運餉萃焉師還後餘糧運回寧夏賊伏兵數
千山谷中突出掠之爲我副都統祖良璧護糧兵前後
夾擊所敗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亦不敢
犯其遣赴藏之使又爲我青海副都統所禽所屬部落
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上
乘其窮蹙欲降之九月 駕再幸歸化城駐蹕鄂爾
多斯諭青海諸台吉與策妄拉布坦協禽噶爾丹遣使

攜其黨與準部諸台吉絡繹來降。噶爾丹盡喪羽翼。乃遣使詣鄂爾斯旗行在。探中國意。詔數其犯汛界之罪。又許以待喀爾喀恩例招撫之。否卽進兵。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于沙。草生于積冰。泮于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也。爾往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者至。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我大臣。聖祖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設驛以待。車駕旋京師。而噶爾丹倔强卒不至。三十六年春二月。駕復渡。

黃河幸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使子
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禽獻所獵薩克呼里之
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懟聞大兵將至先
後望風款附密鄉道大兵深入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
伏阿爾泰山將禽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
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頻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
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時 上自寧夏循

賀蘭山出邊而費揚古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
濟臘以其尸及子女來獻至阿爾泰山爲策妄那布坦
奪而獻諸朝所部盡降于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

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

之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

上親撰碑銘

勒石太學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于廟社
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我
聖祖始

臣源曰

聖祖三駕親征其出塞一由東路再由中

路三由西路東路由博洛河屯僅在盛京西界因準夷

已內越烏朱穆秦而南故未度漠中邊中路即明成祖北

征所行由獨石口宣化府出邊度瀚海

聖諭言瀚海水草雖乏然

脈泉鑿之甚易一卒可得二三十井又有郁爾草最宜馬駝之食瀚海亦非平地沙岡

綿亘無寸土惟插汗七老峯長二百里橫亘瀚海之中

初出卡倫卽逾此嶺

聖祖勒銘其上以後隨地設

驛凡二十五日度大漠至克魯倫河

聖祖曰吾聞

噶爾丹練習戎行所向無敵今不扼克魯倫河知其無
能爲也遂循河窮追至拖諾山而還其地距河套二千
餘里是爲瀚海中路又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
河亦設三十餘驛

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循賀

蘭山將出邊聞賊伏天廬故未度大漠而費揚古西路
凱旋之師實由此還故

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是

爲西路前代帝王出塞親征者惟明成祖成祖三犁虜

廷皆自開平興和出入

開平卽元之上都常遇春破寇
設衛于此與興和城皆在宣府

北邊故三追阿魯台一追瓦刺皆飲馬于臚胸河一至土

臘河而還一至斡難河而還臚胸即克魯倫河我

聖祖之所駐軍少西爲土臘河即昭莫多大軍所戰地

少東爲斡難河即黑龍江之源元太祖未都和林以前

所居在克魯倫河之北興安嶺之麓皆未越杭愛山而

西也斡難河源亦出肯特山與克魯倫河源相近今名鄂倫河康熙四十八年聖祖諭云朕西巡時會

以戰地詢之宿將皆言自古戰陣之事皆于舊戰地交

戰從無戰于不可戰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時亦嘗戰于

昭莫多是知行軍立營必視水草攻是明祖車轍馬迹

與李文忠邱福所軍均不過喀爾喀車臣汗土謝圖汗

境內而未西至賽音諾顏札薩克兩部明人張皇遽有

同視北斗在南之侈矣

案黑龍江北及烏梁海北極出地五十度北斗尚未正及天頂

若成祖所至克魯倫河鄂爾坤河北極出地僅四十六七度北斗安能卽在南乎

聖祖三

路出師每路不過三萬然西師已有乏糧草疲士馬之

患蓋絕漠度磧自古爲難而明人虛聲失實又有度漠

五十萬之侈矣

邱福軍十萬而敗由棄大軍以千騎先進陷伏非以兵少敗也成祖老于兵事

何至遽興五十萬衆且本紀與阿魯台戰皆不過精騎數千俘斬不過數百計安有五十萬衆度大漠之事

至若李陵趙破奴所至之稽浚山距朔方居延二千里

驃騎所封之狼居胥山距代二千里衛青所戰之真顏

山出定襄塞千餘里準其地望皆在今土臘河鄂爾昆

河左右興安嶺杭愛山之支麓特難定爲何峯

附錄內大臣馬思哈出師塞北紀程

見上海張宸青瑀集

康熙二十有九年歲庚午夏四月以準噶爾入寇
詔綏遠大將軍裕親王杖鉞專征出東道古北口而分
命臣思哈從行辛巳抵塞下壬午出長城張家口五十
里至查汗駐羅廟下營癸未黎明啟行六十里至十八
喇太下營甲申啟行五十里至哈喇巴喇哈搜下營是
日度大巴汗嶺大雨嚴寒人盡裘毳嶺高三十路寬
四五尺雨滑人馬側足嶺顛高聳雲表橫截南北南望
遙天中淡煙微抹為古長城而北則高山壁立徑路不
通其間相去或數百里或千里忽中關一綫以通行人
如天造地設焉登高攬轡遐眺至營乙酉由嶺下啟行
西北七十里至阿哈苦里下營人馬俱渴不得水始掘
井求泉丙戌啟行九十里至查汗那羅湖下營湖中產
白鹽丁亥啟行七十里至迭劣下營是地草不盈寸無
尺水人皆掘泉而飲馬遺為薪戊子啟行七十里至圖
勒根答八哈嶺下營所統蒙古查哈喇兵五百人是日
始會合連營令之前導己丑啟行五十里至烏蘭阿爾
奇下營雨雹大如桃庚寅啟行六十里至著多賀下營
五月朔辛卯啟行七十里至答布孫多下營壬辰啟行

九十里至查汗多羅下營癸巳啟行一百里至岳家巖
下營甲午啟行二十里至巴蘇大呼圖下營始出外邊
界喀路地方由張家口至此以里計者凡八百二十矣
師行八十里至查汗西里下營是日爲重五節領兵正
黃旗漢軍李副都統車載一豕至割烹共餉蓋曩所預
蓄供用者絕塞得之良異數也丙申仍駐本營息駝馬
丁酉師行六十里至拜澤布勒下營戊戌師行五十里
至喀路下營己亥仍駐本營庚子師行四十里至歪風
呼土下營是日入瀚海邊界地盡陷沙深者至三四尺
淺者亦一二尺車不能前凡軍中輜重盡改裝駝馬空
車尙需三四馬力始出陷中按瀚海周千餘里杳無人
跡其地乏水故蒙古種類亦罕至焉辛丑師行三十里
至西勒布勒都下營地無水山盡童野無他草唯臭蒿
野葱二種及藥中之地骨皮點綴道旁野葱香味亦如
葱可食臭蒿可飼馬並有蟲牙黑色如墨蠹蠹蠕蠕隨
地而有下營時凡轡幕器物著處皆染甚或叢集人馬
項背間壬寅師行六十里至戈壁刻勒蘇太下營戈壁
者卽蒙古瀚海別名瀚海內禽獸不繁羽族獨有大鵬
及百靈二種獸則唯有跳兔一種身長五六寸尾長四
五寸許尾末色如銀鼠前股長僅盈寸後股長至七八

寸耳如箭筒長可四五寸許又一種耳僅寸許者騰躍如飛稽爾雅西方有獸曰鼯亦前足短後足長然走則顛蹶藉蛩蛩以行非跳兔類矣更有小飛蠅亦如點墨隱約來目中隨有小姐墮入目睛頃刻長四五分不治目竟失明治法以羊肉炙熱敷目上少選蛆盡出復明如故以故凡行者必以紗障目避之其他風物與西勒布勒都略同癸卯仍駐本營甲辰師行六十里至哈魯尼都下營乙巳師行四十里至如鳥黑里太商答下營丙午師行八十里至阿里寧都搜基下營是地所掘泉水皆作屍肉氣味用以造飯餐之者逾日咽中猶作嘔逆以是人馬俱渴丁未師行七十里以昨不得水故迂道至爾朱歸下營地頗窪下然沙磧深掘之四五尺始及泉四望皆旱葦深一二丈地無草馬飢竟日大風營帳皆拔起戊申師行八十里至得勒蘇太下營所掘泉水尙復作屍肉氣己酉師行七十里至哈那哈代布勒下營是數程山童水枯大槩與西勒布勒都不相遠也庚戌仍駐本營息駝馬辛亥師行五十里至伊勒呼下營地中無水水在石巔鑿之八九仞始見水野騾成羣蒙古謂之七刻貪色黃頗稱駿覓水者視蹄涔掘之泉見焉性善奔逸射得之重可數百斤一駝僅能載一野

驛王子師行五十里至烏蘭苦布流下營爲瀚海西北
邊界瀚海地至此盡自經瀚海凡五百四十里閏旬有
二日所見聞殊詭異因以詩書記之得二十韻癸丑師
行五十里出瀚海至古魯棒禿魯下營始得泉產靈禽
行捷於飛能作百鳥聲彷彿迦陵鳥蒙古名爲刻夜勒
抓籃又名爲唧溜抓籃甲寅師行百里至納拉下營有
水乙卯仍駐本營丙辰仍駐本營山水暴發迅不及防
人馬幾溺溺幕器物幾盡漂沒丁巳仍駐本營俟鑲藍
旗額都統率領加斯哈蒙古兵萬人會合齊進比聞額
營相去尙四五日程以缺糧不能前故我兵卽於是日
飛疏馳奏仍遵初旨整我單師馳驅前進戊午師
行十五里至納拉布蠟下營己未仍駐本營六月朔庚
申仍駐本營聞賊兵噶爾丹欲犯邊信辛酉師行五十
里至烏禿魯布拉下營壬戌師行五十里至巴納里都
哈答下營丙寅丁卯仍駐本營隨行車輛盡發回卡路
戊辰師行六十里至答布胡都下營偵得賊兵噶爾丹
犯邊確報思哈與同事諸將計曰某等奉詔分賊
兵勢與大兵相犄角今賊反繞出我後深入無庸且我
輕兵疾走賊或謂知厚集醜衆以乘我勢難支也宜合
大兵以力殲賊僉議曰然遂率師遠道轉從東南趨會

大將軍兵回師於是日始己巳師行六十里回至巴拉
黑都哈答下營庚午師行五十里回至太布胡都下營
辛未師行五十里回至烏禿魯布喇下營壬申師行十
五里回至納拉布拉克下營癸酉師行一百里回至納拉
下營甲戌師行五十里回至古魯那禿骨下營乙亥師
行五十里回至烏蘭苦布流下營復入瀚海邊界丙子
師行五十里回至伊勒呼下營丁丑師行五十里回至
拉哈拉達布勒下營戊寅師行七十里回至得勒蘇太
下營己卯師行八十里回至朱爾歸下營庚辰偵得賊
噶爾丹犯邊報急聞理藩院尙書阿爾尼統領大兵駐
營赤城汗城遂遶道趨赴并力兼程日或百里或百餘
里始下營途路迷茫夜以繼日所駐營地遂不能詳記
矣辛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自是每日黎明師行八十
餘里乃飯飯罷又復長驅至更定時方下營壬午師行
百四十里下營甲申師行八十里下營乙酉師行九十
里下營丙戌師行七十里下營丁亥師行百三十里下
營戊子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丑師行百十里下營秋
七月朔庚寅師行八十里下營辛卯師行百八十里下
營進外邊界卡路邊內爲四十九旗蒙古地間賊噶爾
丹犯邊尙書阿爾尼失利之報益晝夜兼程前赴親王

大軍壬辰師行百六十里下營癸巳師行一百里下營
甲午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乙未師行百七十里下營丙
申師行百五十里下營會正黃旗漢軍楊都統兵知賊
兵日迫去我師僅百里斥堠言賊衆十餘萬後追甚迫
然賊實張虛聲見兵不過二三萬耳以我兵少賊近乃
疾驅前赴大兵丁酉師行十五里下營慮賊猝至特持
重徐行以備接戰戊戌師行一百里下營築壘浚濠爲
備己亥仍駐本營我放哨兵與賊哨兵彼此相望我營
日整軍洗礮士飽馬騰以厲戰氣庚子辛丑壬寅仍駐
本營夜漏二十下地大震有聲癸卯駐本營甲辰大風
雨駐本營未刻哨兵詞報賊兵夜將劫營乃冒風雨軍
馬披甲以待比天明賊知我兵有備不敢近以故我兵
得往會大師乙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丙午師行百二
十里下營丁未仍駐本營未刻賊噶爾丹遣謀者來窺
伺時日方晡我兵堅守不動賊氣大沮是日我兵如移
營少俟薄暮賊倉卒起各營不知所爲鮮不震撼矣戊
申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己酉師行百二十里下營庚戌
師行百二十里下營辛亥師行八十里下營壬子師行
八十里會合大將軍裕親王大兵同下營凡營盤四十
座連營六十餘里濶二十餘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癸

丑師行六十里下營甲寅駐本營乙卯師行七十里下
營丙辰師行二十里下營偵知賊壘在烏蘭布通地去
我師僅三十里大將軍令各營掘壕築壘戒嚴防禦自
丙辰閱丁巳戊午士甲冑馬韉鞍控弦厲刃以待思哈
偕某某等領礮火營作前鋒與賊壘對彼此哨兵兩相
望戊午賊噶爾丹遣喇嘛一人詣軍前言事大將軍知
賊無降意號令三軍嚴整旗鼓於八月朔己未黎明親
帥將士至烏蘭布通地迎敵決戰賊騎十萬餘布陣於
山岡以橐駝萬千縛其足使臥於地背加箱垛積漬水
蓋其上排列如柵以自蔽謂之駝城於柵隙注矢發鎗
兼施鈎矛以撓我師爲不可勝計我兵奮勇先登無不
踴躍遞進礮火齊發自未至戌聲震天地駝斃于火頽
且仆陣斷爲二我師乘勢進擊無不以一當十賊驚潰
不支遂破賊壘大敗之噶爾丹乘夜遁去我師乃還營
庚申黎明復整兵追擊賊噶爾丹遣大喇嘛詣軍前卑
辭乞降乃班師回營自辛酉迄乙丑仍駐本營噶爾丹
雖遣使約降然不俟大將軍令竟捲甲潛遁丙寅我師
復長驅追逐留老營不拔每四旗放噶喇大一員鎮守
遂以思哈充右翼噶喇大爲將士統帥焉白丙寅距癸
酉閱八日俱領兵坐鎮大營甲戌慮軍糈不繼乃統率

老營官兵行八十里前赴大將軍軍前策應己亥師行
八十里下營丙子師行八十里下營丁丑奉大將軍令
有旨命礮火營官兵振旅回京是日旋師行八十
里下營戊寅師還七十里下營己卯師還八十里下營
庚辰師還五十里過哈麻拉大巴汗嶺卽方言鼻子嶺
也視張家口之大巴汗嶺高得其半徑寬五尺然左則
鬼峰矗雲右則懸崖瞰壑行者惴惴是日於嶺趾下營
會大將軍前班師各隊將士又行十三日爲九月六日
癸巳進古北口下營自入口後風氣全乎內地與塞北
迥殊塞北無論冬夏日狂飈怒號驚沙撲面卽五六月
煩敵絕少一晝夜間而四時氣備大抵晨則衣裘午則
易絺綌午餘卽挾纊而夜則被毳革焉炎夏如此窮冬
沍寒凜冽更復何如古人云積雪沒脰堅冰在鬚猶淺
乎言之耳甲午師還六十里至石匣下營家人來迎乙
未師還七十里至密雲下營丙申師還七十里至牛頭
山下營戊戌師還三十里至孫河下營戊戌仍駐孫河
竢大兵齊集班師己亥薄暮合
兵庚子辰刻入國門旋京師

附錄提督殷化行西征紀略

康熙三十四年冬厄魯特犯順 皇上有事親征將
三路出師而陝兵當西路遣刑部尚書圖納赴莊浪會
將軍督撫河西提鎮議進征事臣化行任寧夏鎮總兵
呈方略八事一曰嚮導確實一曰兵馬足用一曰兵糧
接濟一曰將領得人一曰調兵合宜一曰兵餉預給一
曰師期預定一曰班師善後手畫出塞營陳圖布黑白
子爲步騎更爲首尾接應圖法衆定計還奏經議政大
臣等會議惟接應法不果用餘悉如圖公等所奏略曰
噶爾丹今在柯布兔應令陝西爲一路期以三月中旬
草初青時出肅州之鎮彝順黑河洮洮河合流處前往
崑都倫合兵進剿以喀爾喀札薩克部人爲嚮導發西
安滿洲甲士三千人漢軍甲士千人河西提督及四鎮
標騎卒六千人合滿漢萬人爲西路兵深入勦寇而以
一總兵官率河西騎卒三千人築壁壘於中途備接應
調遣滿兵帥則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希爾哈達祖良
弼馬自德巴麟等綠旗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總兵官
寧夏王化行涼州董大成肅州潘育龍合官兵廝役凡
二萬二千四百餘人人月給米二斗議襄五月糧道遠
一橐駝僅負一石五斗馬騾三當駝一慮所需過多乃
乃以牛羊爲一月食一牛六十人一日食一羊十五人

一日食兼令每人隨身裹帶升斗有差又綠旗兵向無
餘馬應每人別給餘馬一匹運帳幕諸器物兒驘馬騾
皆先給芻豆秣一月以便深入兵皆預支五月餉并各
賜治裝銀十兩其負糧牲畜山陝省捐輸師出後專剿
厄魯特若哈密助逆則俟還日并剿制曰可西路
領兵者滿漢將軍二副都統四而以孫思克爲長孫公
議以綠旗兵深入及中途屯駐者合九千人合派河西
提鎮各標寧夏當發騎卒千五百名期二月初會甘州
飼馬以行先所指鎮魏至崑都倫之地去冬荒草被燒
三月中草尚未青師期宜待四月旋奉上諭陝西
兵改從寧夏出塞會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從甕金河
進其原派陝西滿漢兵萬三千內減去三千則糧馬充
裕下大臣與圖納再集議請於三月初旬兵自寧夏出
而原派兵數宜勿減其有遠於寧夏調往不便者可令
係思克就近改調初議從崑都倫進兵本出上指
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揣噶爾丹所居宜在山西
之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崑都倫則偏於西恐不
得遇寇衆莫敢決有副都統阿南達者適奉使河套祝
囊部在寧夏邊習漠北道里遣人詢之果以爲誤至是
奉
上諭改從寧夏蓋其還奏所定也余計師旣改

道其原調遠處兵不能多至必將益發寧夏兵令全標各備行裝以待是月杪復奉廷議大將軍費揚古

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間自

寧夏發恐原調諸路兵道遠期促卽令原調寧夏西安

滿兵二千漢軍火器一千寧夏榆林二鎮綠旗兵各三

千先進其孫思克兵聽後至追進馬不及飼養則儘營

驛馬悉選充行令副都統阿南達率河套祝囊諸部導

軍部檄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初十日卯時發歸化城

是時乍改出塞路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本鎮倉

粟多侵耗朽敗公私搜括維艱而諸路營驛馬及捐馬

遠至羸瘦余度官所給糧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廝養則

出戰者少乃令二兵覓一餘丁供樵汲牽驅之役計其

所食糧各備二驢又凡兵糧皆給價自買有司既免倉

卒而兵多土著就親識購善米皆立辦兼令多攜糗糧

乾脂解渴諸藥其軍裝而外囊橐渾脫雨具寒具鐵鑊

鑊斧繩索腳氈羈絆類無弗備又斟酌人畜力適當而

止及期孫將軍董藩二總戎馳至議以河西將士七千

人選派已久而榆林鎮兵乃後派未預備宜留守唯取

其善馬以給征行遂於二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孫公

率所部兵千有八百西安將軍傅公等率所部滿洲漢

軍三千涼州董總戎率所部千有二百相繼發寧夏二
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將士啟行循賀蘭山而前麾
下游守千把三十五員騎士三千餘丁千五百及隨征
官吏僕役又數百人共爲中軍營居中先鋒營居前左
偏火器營居前右偏護軍營繞中軍出塞銜尾行日四
五十里或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水
束芻度戈壁戈壁蓋華言磧也浮沙無水草二百餘里
至兩郎山有古碣焉題曰兩郎山無他字不詳所立人
或以爲狼居胥云自是出入山谷間四月初四日至郭
奪力巴哈孫是與歸化城大軍約會之地時大將軍已
過此前進矣於是倍道行十六日至甕金河而減兵之
議始定初甘肅州涼州三標兵之出寧夏也遠道馳
至旣不及秣養所得倉糧馱畜皆不及選擇且創始出
塞都不習其事又以爲厄魯特不可必遇揚威塞外兵
行卽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壁馬畜相繼踣斃更前益乏
水草會大風雨連數日夜兵寒且饑人馬顛仆資糧委
棄漸有潰逃雖追斬之弗止於是孫公議簡精卒併糧
馬以進孫公麾下減留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令
余減留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偕營甕金河守俟後糧供
回軍食余所部兵固多預備每下營輒多發將卒四出

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尋掘未嘗缺乏又身先士卒日屢
步行以節馬力遇風雨輒令覆蔽溫煖故斃者幸少所
裹糧日加檢束不得遺棄恣耗以是充裕他兵誘之逃
潰不可得至是欲請勿減而孫公已前行隔數程乃不
得已精選銳卒千八百餘人留五百於甕金置營焉餘
及廝役共數百人並率以進數日及大軍皆甲以行山
嶺氣寒草猶未茁其宿草爲賊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
灰燼撲面盡黑大將軍所部皆禁旅馬旣疲斃糧多
遺棄兵士道中偃仆相繼於是陝兵議捐糧助給之獨
余部所捐加倍五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臘河御
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始廷議大軍至此量
遣陝兵由格楞河分路進大將軍以賊近兵不可分是
月十三日戊辰曉發食時已哨得賊滿漢兵皆嚴陳以
待久之賊不至大將軍遂令整陳前行可二十里過淖
至昭磨多華言有林木處也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
不見所盡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
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差多於北漸坦而下有小山似
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里自西折三
崖如階乃至巔其東復一崖乃坦下其左右崖如削山
根水繞之卽土臘河也時前鋒遇賊於特勒爾濟口作

北以致之賊乘勝轉鬪而前余兵因隔小山未知賊所
在會副都統阿公領前鋒兵橫過而南問之揚鞭指謂
曰此山過卽賊矣蓋登視之余急登遇孫將軍兵力至
余言宜急據此山大將軍曰日將暮矣需來日戰耳賊
甚近山上軍難以夜守余曰戰卽來日此山宜據若賊據
其上我軍營其下則危矣若慮夜難守何不移山下全
陣列此以守之大將軍曰日且暮移營非宜縱賊據山
明日用礮擊之余曰從來用兵高處不宜讓敵大將軍
曰旣如此君卿移兵上守之余卽馳回山下以鞭揮兵
上山方至此君卿亦登山矣賊見我師先據山巔遂
止東崖下以崖爲蔽而舉統兵擊時大將軍以余言麾
全軍上山布陣令河西錄旗兵居中而京師右衛西安
三股滿洲兵分左右兩翼及戰又令余領寧夏兵千三
百人居左威寧衛唐總兵領涼肅兵千人居右皆據山
爲陣其大同鎮兵之後至者皆在山下沿河繞西向北
以防林中伏賊而蒙古札薩克諸部兵又分張列滿兵
之左右會賊爭小山衝中堅故河西兵迎其鋒時日已
將中賊氛甚熾遂令士卒皆下馬以一兵併牽五馬餘
兵皆出步戰發上頒皇礮及自製子母礮疊擊之
而噶爾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礮矢舍騎而鬪

鋒甚銳不可敗擊傷相當勝負未決余因天晚事急使告大將軍曰河邊兵宜令其依柳林而左出衝其脇賊必亂又望賊陣後人馬甚盛而不前助戰必其驍畜婦女也宜遣一軍繞南右出以劫之賊必返顧擾動然後山上軍迎面奮擊敗之易耳大將軍皆從之余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麾兵大呼而進上下夾擊聲震天地賊遂披靡其顛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棄伏如蓬麻余乘勝逐北遇所棄馳馬輜重甲械槩禁勿取且射且逐戴星月追三十餘里賊皆鳥獸散回視追兵僅三數百人耳知不可獨進而大將軍方遣舒將軍賈後傳令收軍乃整旅回營已凌晨矣次日大將軍會眾斬俘禡祭畢出酒勞諸帥大獎余曰昨日之戰賴君策以濟大事自是遂蒙大將軍加禮而大將軍見上及對人每以爲言余旣感大將軍能用將佐言以成功且能表揚不忌不掩有古大臣風也兵法云視生處高故趙奢閼與之戰以先據北山而勝是役也設使我軍不據山巔而反爲賊據則事未可知又制勝之道在擣虛攻瑕使不遭兩軍一攻其旁一劫其後則賊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呼吸間非素蒙皇上指授方略且仰藉國家威靈何以及此方戰勝時歡聲雷動莫不推寧夏軍爲

功首然余意蓋欲窮追謂噶爾丹可必獲而大將軍以馬瘦故不欲追余亦弗敢再請於是大將軍勒兵受諸降附簿閱所鹵獲露布告大捷班師時車駕次二十八臺得奏大悅命侍衛馬武迎勞令將卒三人中一人先赴行在受賜且詔陝西滿漢征兵皆至京師將加殊恩於是取道東行不復循來時路既過克魯倫河分遣將士率輜重間道先歸留輕騎五百自隨北至十五大臺間有旨詰問大將軍謂既敗噶爾丹不卽追獲之故且所報擊斬或未核將遣信臣往視戰地於是諸臣皆惶懼頓兵俟命凡四十餘日會大陰雨乏薪兵多絕爨孫公乃上疏言賊敗窮急或西竄諸鎮臣並出就爲備禦奉旨遣三總兵皆歸鎮召孫公獨入朝余遂由歸化城河套地還寧夏時八月二十七日也而所留甕金河兵尚未返初出師時議以牛羊充一月糧余言牛羊遠驅必瘦斃無益軍食且耕作輦運皆牛一檢括則邊民立困圖公納遂止拘牛之令而復議留一月糧另派官兵輓至甕金河以濟班師前留寧夏兵五百與漢軍五百保守此糧也及戰勝兵皆東旋其糧久守無所用荒外隔絕余言於大將軍使人往召之未至而駐甕金河副都統祖良弼以草

枯水涸於九月初焚糧撤兵散行無律遇噶爾丹姪丹
吉喇敗而西我軍以千餘人乘之遊擊陳維屏千總劉
進孝皆力戰死所殺傷逾于昭磨多賊僅得路以去余
聞之曰向使置三千人一總兵守之豈不成奇功惜乎
前策之未盡用也三十六年丁丑余還鎮半載既繕完
軍資厲兵秣馬乃上疏請將兵二千從郭奪力探路深
入務擒賊首拔根株大略言賊盛宜正兵賊窮宜奇兵
今噶爾丹兄子澤旺阿喇滿坦阻西北甘肅大兵截西
南噶爾丹窮窘勢必東竄若過薺金河復難搜捕宜急
蹙之機不可失會車駕已發京師將西巡奏下
行在諸大臣議之俟至寧夏取進止三月初余同制
府吳公赫迎駕至定邊得旨令吳赫還理軍
需獨召臣化行遂日夜馳至清平堡明日駐蹕套
中命譚政大臣會臣化行議出兵事余持論兵可
少減而糧馬必須充裕二十六日駕先發詣寧夏邊外五
駐蹕閏三月十五日庚戌余率精騎五百徒卒二
百里許御船暫蹕十八日庚戌余率精騎五百徒卒二
百及從征諸吏卒復出塞時滿洲馬思哈公為昭武將
軍領禁軍一千五百烏喇將軍薩公某領遼東滿兵五
百皆同日行人持四月糧給騎馱馬騾三匹每二人給

一馳每人給三羊供一月食又命都憲于公成龍
等收捐納驢馬騾一月糧踵軍後四月丁未朔襄水束
勃復度戈壁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上藥轡乘馬
出行營坐交牀皇長子侍右閱諸軍次第過畢
駕渡黃河由河套回京師余率兵乘夜涼亟走次日
午後乃抵兩郎山十四日至郭奪力巴哈孫與大將軍
會時已聞噶爾丹自殺狀初噶爾丹既敗走後收殘卒
千餘欲西投烏斯藏聞甘肅兵扼之行至半途不敢前
資用乏絕遣子徵糧於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爲回目誘
執以獻又問我兵大出窮蹙無聊三月十三日仰藥死
部落多散去其姪丹吉喇挈其骸骨與一女及餘衆四
百人來降未至郭奪力二十程乏食不能至使人言於
大將軍求糧馬接濟大將軍既上其事遣人隨之往而
令兵徐進又數日至無賴札喇乃舍去年路更西北行
遇噶爾丹下投出者或數十或數百人皆受之送京師
繼得旨撤烏喇兵先還又令諸部所在量留而餘
兵猶進則聞丹吉喇不果來竟西去矣乃促兵復深入
至空廓落阿濟爾度丹吉喇去久令馬將軍以輕騎兼
程追之十數日不及至大戈壁而返大戈壁者五百里
間無水草過之者疾馳三晝夜人馬須捐棄大半時衆

議猶欲深入
關乞降乃封大將軍一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奪力諸
滿兵皆徑道赴京余獨率所部
入寧夏塞八月十一日至鎮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青海部
準部

西域四厄魯特中準噶爾部最習戰鬪青海和碩特部次之世嫺亦世仇也於中國則惟準噶爾世寇塞康熙中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士魯番遣使乞降聖祖躬而翼之使協力禽仇策妄乘噶爾丹南侵敗衄之際潛回伊犁游牧博羅塔拉河用其七友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闢地至額爾齊斯河遂有準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時伊犁數千里空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乘屢盛

之勢若驟進大軍收其部落渙其羽翼戍以偏師立可郡縣版籍

聖祖以其曠莽遼隔費轉輸又策妄方

獻噶爾丹之尸外馴昵遂盡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捐俾游牧復成西域大部落策妄既有準部則盡效噶爾丹所爲思吞并四部爲一先取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乃離間阿玉奇子攜衆萬五千戶至而沒人之旋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鄂羅斯策妄復取和碩特拉藏之姊而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乃潛師入藏襲殺拉藏汗並掩殺其次子之在青海者其杜爾伯特本從策妄分牧額爾齊斯河久爲所屬至是土爾扈

特和碩特二大部復爲所并遂自立爲汗

聖祖以

其左右吞噬馳突奔逸將不可制乃於五十八年命皇十四子爲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遣兩將軍分屯巴里坤阿爾泰以震其西又兩將軍由四川青海兩路入藏擁立達賴盡破厄魯特之衆絕其南牧六十一年進軍烏魯木齊以伊犁隔三嶺之險未犁其庭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復代爲請罪

上因使宣諭之令自戢

漸徹西師是時惟準噶爾桀橫而和碩特馴擾故

朝廷惟捍準夷以扶植和碩特及雍正元年青海復有羅卜藏丹津之叛羅卜藏丹津者和碩特固始汗之孫

也。固始汗卽初青海及喀木藏衛舊稱唐古特四大部

顧實汗固始汗明末自甘涼塞外橫侵據之以喀木糧富而青海廣莫故令子孫游牧青海而喀木納其賦惟以藏衛二部給達賴班禪順治十三年固始汗卒其裔分二支在藏者爲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爲鄂齊圖汗爲阿拉善王尋鄂齊圖汗爲噶爾丹所破阿拉善王來投

聖祖賜以賀蘭山游牧地青海汗絕及聖祖出

塞青海固始汗子孫八台吉親入覲時固始汗惟達什巴圖尙存賜爵親王餘授貝子貝勒公爵又預平西藏功於是八家復振噶爾丹及策妄兩世覬覦青海皆震

懼于中國軍威不敢犯休養百載捍蔽西陲雖藏中和碩特末年爲策妄所覆而青海之和碩特部族如故也至是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以青海及唐古特舊皆和碩部屬而已固始汗嫡孫陰覬復先人霸業總長諸部乃于雍正元年夏誘諸部盟于察罕托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而自號達賴渾台吉以統之欲脅諸台吉奉己如鄂齊爾汗據唐古特以遙制青海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遂受羅卜藏丹津之兵倉卒不能抗秋八月挈衆內奔河州關外詔許其衆入邊復命

駐西寧之侍郎常壽往諭反爲丹津所執初青海有大
刺麻曰察罕諾們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爲黃
教之宗番夷信嚮丹津以術誘煽使從已大刺麻旣從
于是遠近風靡游牧番子刺麻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
犯西寧掠牛馬抗官兵冬十月 命川陝總督年羹

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
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先分兵永昌布隆吉河防其內
犯南守巴塘裏塘黃勝關扼賊入藏之路又請 敕

富寧安等屯吐魯番及噶斯泊截其通準夷之路

噶斯泊在

羅布泊之東東至西復遣諸將分攻鎮南申山南川西

寧府界二千餘里

川北川歸德等堡潰其黨羽遂移察罕丹津所部於蘭
州羅卜藏丹津始懼歸常壽請罪不許十二月各蒙古
貝勒貝子公台吉各殺賊來歸降其脅從部落十餘萬
二年正月岳鍾琪攻黨賊刺麻于西寧東北之郭隆寺
一作格爾弄寺奪其三嶺沿途焚其十七寨廬舍七千餘斬馘
六十其石門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羅卜藏丹津尙負
隅于烏闌呼爾之柴達木距西寧衛千餘里年羹堯奏
調兵二萬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進攻布隆
吉河在青海西北三百餘里爲賊赴嘉峪關外岳鍾琪
必由之路四川松潘衛距青海千五百餘里岳鍾琪
以青海寥闊番衆尙不下十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

我擊此失彼四面受敵此危道也不如乘春草未生以
精兵五千馬倍之兼程擣其不備世宗壯之 詔專

任鍾琪二月出師中途見野獸羣犇知前途有賊急麾
兵進果遇其偵騎百餘殪之又殲其守哈達河之賊二
千于是賊無哨探蓐食銜枚宵進百有六十里黎明抵
其帳賊尙未起馬皆無銜勒聞大軍至倉皇大潰羅卜
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官兵窮追日行三百里數
日至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路盡而返桑駱海者
青海西藏交界在河源西七百餘里當木魯河之北玉
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我軍恐賊入藏沿河源西南

迫而賊則已于噶爾遜河橫越戈壁北投準噶爾矣。噶爾遜河在布隆吉河之北其下游至敦煌城外爲黨河越戈壁二百里至色爾騰海卽同疆矣。康熙五十五年七月侍衛阿齊圖奏言策妄那布坦兵窺青海必由察罕烏蘇若往西藏必由察罕輝託此兩處設兵則噶爾斯口以內不能飛越矣。再自噶爾斯泊過達卜遜戈壁有地名噶順可進塞爾騰地方此處當設兵云云卽防守此路也。其年十月策妄那布坦兵果由噶順汛界山後執青海台吉丹濟布去亦卽此路也。噶順噶爾遜皆譯音之轉年羹堯四路出兵之說雖泛而布隆吉一路兵實不可少彼時若以一路兵北出布隆吉河正當賊走噶順必由之路必成禽矣。噶爾遜河在青海西六百里色爾騰海在嘉峪關外七百餘里在敦煌西二百里與桑駱海南北相距千里。俘其母弟妹暨逆黨頭目斬賊八萬降男女數萬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無算自出師至賊巢凡十五日。往反兩月獻俘京師恭告。

景陵

詔封年羹堯

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并勒碑太學如征準噶爾之例
四月進剿餘黨時莊浪衛之西山亘二百餘里六族番
據其中而石堡城者險著唐史南臨大通河北倚卓子
山四面削絕惟羊腸一綫其東沒毛山周四百里怪石
嵯峨夾峙土番數萬喜刦掠乘青海有事截餉戕吏年
羹堯屢剿之東閃西匿旋撫旋叛至是 命岳鍾琪

以兵二萬討之賊犄故智盡徙老弱輜重牲畜于東山
惟畱驍勁備出沒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
隘聲期進擣而萬人宵襲其東禽斬大半卽畱兵守東
山而同攻其西賊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

鄉導援蘿躋壁出其背禽斬五千賊蹙乞降班師先後
闢青海地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二十九旗其喀
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各自爲部不得屬青海又西寧
番者北沿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二三百部皆吐番
種不相統屬明季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遂役于厄
魯特納租錯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國奏仿土司設
番目改隸道廳衛所以分厄魯特之勢定其貢市之期
與地三年一貢分三班九年一歲會盟奏選盟長遇事
遣賫敕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
柳溝各衛增西寧西北兩路防兵馬步五千設總兵于

大通安西而改西寧衛爲府青海辦事大臣于此建牙
焉其邊外自黃河入塞處至河州西寧蘭州中衛寧夏
榆林莊浪甘州皆美水草膏腴地也徙貧民發謫戍屯
墾其間環以邊牆城堡毋俾蒙古侵牧移阿拉善王游
牧于山後而收山前爲內地以重寧夏之險追各寺明國
師印敕每寺刺麻毋過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戍星羅形
格勢禁厄魯特始不敢窺青海

羅卜藏丹清之投準噶爾也策妄拉布坦納之朝
廷遣使索獻不奉 詔亦不敢犯邊我朝亦罷西

師罷捐納事例

本朝開捐例事一爲康熙三藩一爲雍正西陲皆在乾隆川運例之前惟

于哈密巴里坤吐魯番及布隆吉河各畱戍兵防秋五年冬策妄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好亂如其父屢犯邊七年復命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屯阿爾泰山出北路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屯巴里坤出西路以征準噶爾

告

太廟

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奉敕印授大

將軍傅爾丹出征官吏行禮畢

上率大將軍等詣

堂子行禮次鳴螺于兵部大纛前行禮遂御長安門外黃幄大將軍等佩弓矢跪辭以次行跪抱禮

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羅卜藏舍楞謀殺噶爾丹策零事覺被執八月噶爾丹策

零遣使特磊表獻丹津中途聞師出而止

諭兩大

將軍暫緩出師于八年五月來京面奏方略以提督紀

成斌副將軍巴賽護其印時科舍圖牧場當賊來路距

大營遠

康熙五十五年富寧特奏哈密運糧至巴里坤中有科舍圖嶺間之嶺南設三臺至哈密嶺北

設三臺至巴里坤

紀成斌又不設備策零遣賊二萬于是冬乘

虛突劫科舍圖牲畜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以兵二千

拒之總兵張元佐赴援夾攻力戰七晝夜拔出兩卡倫

兵奪回駝馬大半

詔獎樊廷等而降紀成斌爲副

將

命北路副將軍查納弼馳赴西軍又調滿州蒙

古兵萬有一千赴瀚海以衛內蒙古游牧地九年四月

傅爾丹進城科布多

科布多河在阿爾泰山之東北三百餘里

六月噶爾丹

策零遣大小敦多卜策零以兵三萬犯北路先遣謀倖

爲我獲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其前隊千餘駝馬二萬

在博克托嶺

嶺卽阿爾泰山之東幹

距我軍三日程傅爾丹信之

卽遣兵四千往襲賊以少兵牲畜誘我而伏兵二萬谷

中乘高突衝遂圍我軍于和通泊

泊在科布多西二百里

傅爾丹

以兵六千往援賊已潰我參贊之師直犯大營索倫蒙

古兵先潰惟滿兵四千衛輜重且戰且退渡哈爾納河

副將軍巴賽查納弼戰死七月朔得還科布多者二千

人岳鍾琪聞北路被圍乃使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

分賊勢賊已委城先徙無所得

詔降傅爾丹爲振

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泰移

科布多營於察罕度爾

察罕度爾卽察罕泊在科布多東南二百里

又以馬

爾賽爲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方是時準夷亦兩路備

兵令諸台吉環峙烏魯木齊以伺我西路又屯田于鄂

爾齊斯河以窺我北路

鄂爾齊斯河在阿爾泰山之南三百餘里科布多之西南數百

里以其地可屯田且杜爾伯特善耕種可就餉也

而北路鄰喀爾喀尤其所蓄

意至是九月兩策零兵乘勝謀東犯喀爾喀以察罕度

爾科布多皆有大軍乃取道阿爾泰山迤南一由小額

爾齊斯河一由大額爾齊斯河

額爾齊斯河有二源故分屯二地

小策零

以精騎六千深入而大策零擁大衆二萬于蘇克阿勒達爲援應我郡王額駙策凌與親王丹津多爾濟合兵迎擊于鄂登楚勒河遣六百騎宵入賊營挑戰誘其來追而伏兵擊之大破其衆斬其驍將喀喇巴圖魯

詔晉額駙和碩親王時議以察罕廋爾大營偏北而賊

每遶山南麓東犯乃于推河翁金河及拜達里克河三

處各築城三河並在賽音諾顏部境內拜達里克河在金河在鄂爾坤河西三百餘里翁

河東南二百里與察罕廋爾大營犄角乃命馬爾

賽以綏遠將軍移守拜達里克城以扼山南之衝十年

七月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衆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

布多察罕廋大營取道山南潛至杭愛山掠哲卜尊丹
巴胡土克圖之地時哲卜尊丹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
所得八月探知額駙策凌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
于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卽斷髮及
所乘馬尾誓天誓衆反旆馳救并急報順承親王請師
夾攻時賊方飽掠酣寢驕不設備蒙古兵二萬夜半繞
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賊倉皇潰遁我兵追擊于
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賊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賊且
鑿且卻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昆河之杭愛山卽
古燕然山也其地右阻山左偏水道狹不容大衆又橫

亘以大刺麻寺賊無走路

寺卽額爾德尼昭也蒙古謂寺曰昭蓋刺麻廟在鄂爾昆

河側

者我兵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賊三萬擊斬其

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爲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
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盡弃輜重牲
畜塞滿山谷以阻我師策凌急檄馬爾賽于拜達里克
河邀其歸路時拜達里城中兵萬有三千儻以數千兵
邀擊可令賊一騎不返也

趙氏翼謂策凌急檄馬爾賽出歸化城邀擊考方略馬爾

賽是時已不在歸化現此戰在漠北歸化城在漠南相
去二千餘里賊敗必西走何由反繞大漠東南爲歸路
乎松公新疆識略俞氏癸巳類藁并沿其誤故辯之

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馬

爾賽不許副都統傅鼐至跪求亦不應將士登城望見

敵騎過者皆燒荒以絕追兵。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待將軍令。自開城追之。擊斬千計。而賊酋已從前隊過事聞。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杓以殉。初賊之犯北路也。順承親王無備。奏調萬人赴烏遜珠勒。邀擊實止三千。又畱領兵之將軍傅爾丹于大營。致賊直越險東趨。及接額駙策凌請兵之信。始遣丹津多爾濟策應。行未十里。卽止營。致策凌戰。賊二日無援。始收軍。及鄂爾昆河大捷。賊幾就殲。而丹津擁兵二萬。旣不夾攻于山北。又不追擊于山南。觀望卻避。反飾奏冒功。獲賞智勇親王墨根巴圖魯之號。至是發覺。皆黜爵。

軍前戴罪效力以多羅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額駙策凌副之凡北路兩創準夷皆額駙策凌功晉封和碩超勇親王援大札薩克時喀爾喀西北境已拓至科布多烏梁海而上謝圖汗十七旗亦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與策凌爲賽音諾顏部以鄂爾昆河西北至烏里雅蘇河爲游牧以翁金河爲王庭爲中西東三部之屏蔽自是喀爾喀爲四部初岳鍾琪之在西路也先奏長驅擣襲之策旋不敢自決及八年憤牧場被刦欲勉踐前言復奏軍事十六條上謂一無可采且賊屢擾吐土番兵至卽遁墮賊計無成算十年岳鍾琪

奏巴里坤西北四百餘里之木壘形勢衝要宜築城屯
兵二萬截賊來路與巴里坤大營犄角請以百口保其
必效從之會賊兵六千自烏魯木入掠哈密岳鍾琪遣
總兵曹勦等拒之于二堡又檄將軍石雲倬等以萬人
赴南山口邀其歸路遇賊相望二十里遷延不擊縱其
飽颺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岳鍾琪擁
兵數萬縱投網送死之賊來去自如坐失機會不能料
敵于先復不能殲賊于後且先後奏報互異 詔降

三等侯七月召還京 命大學士鄂爾泰督巡陝甘
經略軍務以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廣泗奏言準夷專

恃騎我兵制敵必步騎兼用而岳鍾琪主用車非溝塹沙磧所宜且木壘界兩山中形如釜底牧廠運道所在受敵請移于西南之闊舍圖嶺旋復奏移回巴里坤奪岳鍾琪職拘兵部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定遠大將軍張廣泗副之查郎阿劾副將紀成斌等疏防卡倫縱賊刦糧竄逸總兵曹勦縱賊哈密飾報不實詔皆斬以徇時西路自張廣泗受任後壁壘一新賊至輒創十二年破賊于布隆吉大坂斬首四百獲糧馬器械無算是年準噶爾遣使請和詔策凌查郎阿來京與王大臣議之莊親王允祿與兩將軍皆主進討大學士張廷玉等

言且撫之若不順則進討兩議上

上曾奉

聖

祖密諭以賊巢逖遠我師往則我勞賊師來則賊困惟有嚴兵誘致邀擊爲萬全策而賊自上年大創後已遠徙不敢深犯我兩路大兵暴露久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報之先量徹兩路兵北路築城于鄂爾昆河畱戍兵屯田防秋西路則戍哈密巴里坤策零欲得阿爾泰山故地廷議不許使命往返二載

始定議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游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游牧亦不得過界西乾隆四年又許其通市及進藏煎茶人馬皆限以數于是盡罷西北兩路兵計自康

熙五十六年備邊以來旋罷旋調先後軍餉七千餘萬
蓋兩朝之于準夷也來勿縱去勿追原無采入犁庭之
意叛則伐服則舍尤無窮兵擴土之心然一款于烏闌
布通大捷之後再款于西藏大捷之後三款于鄂爾昆
河大捷之後皆制款之權在中國乞款之誠在外夷故
能以戰爲和以剿爲撫從未有兵未交綏寇未退境卽
與爲城下之盟而能使其帖耳制其猖獗者暨乾隆中
王師戡定伊犁而羅卜藏丹津亦就俘 上祭
告 太廟御午門受之以 世宗曾有來降免死
之詔竟赦不誅而達瓦齊且以降俘受封王爵大矣哉

與 聖祖卹噶爾丹之子女近列宿衛者何異子授侍衛
女嫁吞舟可漏而天網不容貫盈罰極芟夷蘊崇如彼
侍衛天意何如彼準夷何

臣源曰自

聖祖殄噶爾丹返喀爾喀于故地斥地

至阿爾泰山屯兵于科布多皆昔時準夷巢穴休士馬
治弓矢之地距昭莫多千有餘里已軼入準部東界距
伊犁僅千餘里矣故超勇親王策凌奏言喀爾喀游牧
舊時尙未至阿爾泰而準夷亦再三爭執阿爾泰山爲
其先世舊壤以山川形勢論之中國水入北海者二一
則準部之鄂爾齊斯河一則喀部之色楞格河

土臘河
鄂爾坤

河之水皆入色棱格河皆發源中國徑俄羅斯入北海
河寬五六十丈水清駛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故鄂爾
坤河之東爲興安大嶺至黑龍江瀕海凡千餘里爲蒙
古滿洲與俄羅斯之界是爲大漠東北一大幹鄂爾坤
河以西額爾齊斯河以東則阿爾泰山至杭愛山千餘
里爲喀部蒙古與俄羅斯之界是爲大漠西北一大幹
再西則爲葱嶺萬山之祖而哈薩克準部與俄羅斯之
界矣我朝與準部兵爭皆在阿爾泰至杭愛山一
幹內蒙古語杭愛馬鞍也山以形似得名阿爾泰山卽唐史所謂金山也
高入雲霄三垂斗絕爲西北諸山大宗其北支循額齊

河入鄂羅斯其南支一則橫截大漠一則東走杭愛山
爲同紇牙帳及元之和林厯代漠北建庭之所自康熙
用兵修攘恢復增賽音諾顏部而準夷不敢南牧蓋地
利形勢然哉世咸知乾隆新疆闢地二萬餘里然準回
二部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徑一圍三故得周
二萬餘里康熙中收西藏東西南北各五六千里是已
周二萬餘里又收青海收喀爾喀青海東南南北各二
千餘里喀部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其周又逾
二萬里是康熙中拓地已周四萬餘里更廓于乾隆特
準夷未服橫亘于喀部衛藏之間則南北燿燿均未得

安枕又喀部西藏雖服仍分賜其酋各長其國各子其民而準回兩部則乾隆中一捐之四準酋準酋反再捐之二回酋回酋反卒至我侯我尉爾宅爾田內同郡縣而後定故知西北周數萬里之版章 聖祖殲之

世宗禡之 高宗穫之云

按岳鍾琪行狀云二月八日出塞九日遇賊於哈喇河夜襲其帳禽斬千餘追奔一書夜土馬飢渴塞外嚴凍鍾琪禱天甘泉湧出一軍獲濟遂追入崇山禽其台吉等二百餘云云此當補入二月出師之下野獸羣絀之前

又新疆識畧云南北二路以哈密為門戶哈密東千有四百六十里為嘉峪關關之南百餘里有青頭山在舊赤金衛東南南百三十里一名庫克托羅垓為通青海之道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由此經

行卽羅布藏舟津從
此竄赴準夷之路也
一統志曰青海周圍七百五十餘里中有二山對峙水色青綠中流高起
本朝雍正二年大兵征賊黨阿刺蒲坦溫布等追至北岸伊克哈台吉河人馬渴甚忽有泉從營前湧出成溪士馬就飲萬衆歡奮遂獲賊首督臣奏聞詔封青海之神立碑致祭